

風陵文庫
文庫19
F/57
2



官譜摘要卷一

聞氏建坊

乾隆年間有一武官姓聞名昌祖籍江南後陞夔府奉節縣之左營膝下無子單生一女取名大姑幼年許配宋叔棟之子宋亦郊爲妻尙未過門其父因王三槐之亂戰敗免官遂家夔城平日教女育方女亦孝順一日其母得染一病自知不起將女兒喚至床前珠淚長流教訓一番云○見姣兒不由娘悲聲大放須傾耳聽爲娘細說端詳我只想母女們百年長享又誰知大限到兩下分張我女兒你年幼心寔難放這一陣好似那刀割心腸娘一死再不能教訓撫養我的兒要立志各人在行女子家一生平性貴涵

養要幽嫻。要貞靜。尤要慈良。奉公婆。務須要事事孝養。切莫學忤逆婦。抵觸高堂。事丈夫。必須要敬戒。爲上習勤儉。當學那女子孟光待妯娌。須當要和睦忍讓。切不可分彼此。又論弱強。灶王神察善惡。絲毫不爽。在廚房。須恭敬。切莫猖狂。家庭中。雞與鴨。須要少養。拋散了。谷與米。惱怒上蒼。到後來。有兒女。好生教養。莫打胎。莫溺女。喪盡天良。娘觀看。這城內。風俗不像。婦女們。講究的一色艷粧。假纂纂。假燕尾。戴在頭上。好花邊。好欄杆。鑲滾衣裳。二三月約女伴。去把墳上。那一個。真心的。去哭爹娘。不過是看春色。坡上遊蕩。五六月。還怕熱。登舟遊江。廟內戲。不自重。也去看望。惹動那輕薄子。調笑猖狂。人羣中。他把你。兩眼長望。吹哨子。丟眼色。作賤無

光。還有等領緣簿。沿門去晃。張家嫂。李家妹。邀去燒香。婦女們。禁上廟。律例載上。爲甚麼。年輕輕。去拜佛堂。更有那婦女們。寔不像。樣打紙牌。男與女。夥做一場。吃鴉烟。無晝夜。禮儀不講。男合女。倒床上。那顧倫常。這就是敗風俗。寔堪惆悵。我的女。須牢牢謹記心。旁果能够不隨俗。立定志向。也不枉。爲娘的。教女一場。我本當。母女們。長言細講。怎奈是無常。到要見閻王。○聞太太說畢。忽然氣絕。聞大姑。撫住母尸。大哭一場。送上山安葬。這且不表。却說這聞大姑。長至十八歲。宋亦郊。長至二十歲。六禮雖定。尙未過門。及將出閣之正月內。宋亦郊。偶得一疾。父母百般調治。皆無效驗。至三月內。遂亡。訃文至岳家。岳丈備禮往弔。聞小姐得知。不勝悲悼。卽

稟告父親亦欲往弔其父以未過門爲嫌不許及父去後鄰近有一劉老嫗係宋家親戚欲往弔喪聞小姐約與同往老嫗誘之聞小姐遂身穿孝服同往宋家及至庭外號泣入門俯伏柩前放聲大哭曰○聞氏女跪靈前珠淚滾滾夫呀在陰靈聽爲妻細說原因妾本是閨閣女未曾出姓自幼兒我父母許配夫君已納吉已納采已受聘定只待那吉年月男配女婚只想到同偕老終身靠定我合你也不枉人世一生不料得我的夫得下一病葯不效神不靈病勢越深你的妻在閨中默祝神聖祈我夫病體好得享安甯縱然是夫壽短大數該盡妻情願將我壽移與夫君那知道百般求總是不應昨日我的夫遂入幽冥妻雖然未過門同衾共

枕夫呀我父母既受聘如鳥同林常言道是好馬雙鞍不配那有個節烈女嫁二夫君我合你鴛鴦鳥死生同命夫呀怎奈得大限到兩下各分從今後妾不願歸回原郡情願在你家中事奉雙親雖我夫無兒女承接後蔭守柏舟不二志慰夫陰靈哭聲夫在九泉默默鑒証妾縱死也是你宋家鬼魂搥罷頭卽起身咽喉哽哽呼公婆受爲媳禮拜至尊兒不是無來厯他鄉異姓兒就是你的媳聞氏釵裙昨日裡訃音至夫入幽冥因此上來你家祭奠夫靈望翁姑赦爲媳未早孝敬願今後報劬勞送上山林聞氏小姐哭罷宋叔棟二老齊問曰兒是我聞氏媳婦嗎嗷啣兒哪聽說道聞氏媳臨喪祭敬好似那冷灰中冒出火星這一陣不由我魂飛

魄瞪這一陣不由我如箭穿心都該是我二老無有福分受不起孝順媳在我家庭哭聲媳從今後要把我認兒呀不念生還須要痛念死人。聞小姐說道嗚啞公婆呀哭一聲翁與姑側耳靜聽聽爲媳將衷腸一一說明時才問在靈前誓已盟定一心心與你兒守節終身今日裡來你家把公婆認自今後媳不願歸回家庭。聞小姐哭罷宋二老說道媳婦兒呀你到有此好心柰我家下貧窮得很你是官家小姐怎麼過得這個日子安得住你的身。聞小姐又哭曰公婆呀說甚麼你家屋貧窮得很媳情願甘淡泊不改初心。二老又說道媳婦兒呀你青春年少不如再擇一個好人戶還穩當些聞女又哭曰公婆呀說甚麼趁年少改嫁甚

穩媳情願守白頭不事他人。二老又說道媳婦兒呀你要細思細想你看那世上的人半塗而廢的儘多你莫今日爲之于前異日悔之于後聞氏聽言卽雙膝跪地放聲大哭曰公婆呀聞氏女雖自幼生得蠢笨者四德與三從兒頗知聞有昔日秦雪梅未出閨間他父母幼許配名叫商林不料得未過門商林廢命秦雪梅去弔喪竟不歸寧斷機頭教商輅學問大進到後來中狀元宰相榮身有明朝史氏女又可表論幼許配邵一龍以結朱陳未嫁時邵一龍就把命殞史氏女一心心不肯嫁人他父母屢屢的高門擇聘因此上日毀面刻字盟心大明主一聞知龍心喜甚卽倒旨賜金銀牌坊表旌者兩輩貞烈女可欽可敬難道我聞氏女讓他

獨登媳一心要學那節孝貞靜後悔事二公婆不必耽心聞小
姐哭罷宋二老又大哭曰兒呀聞兒言不由我血淚長透好教我
年邁人痛斷肝心都只爲命不好兒早喪命連累我媳婦兒同受
苦辛來我家守節操是你正分到後來皇王爺旌表留名我長男
生二子年輕骨嫩願我媳抱一子承繼後昆從今後翁姑禮不必
深論我二老願將媳當女看成二老哭罷聞氏又哭曰聞翁
姑與爲媳抱子承胤不由我展愁眉喜在中心上前來向翁姑雙
膝跪定爲媳的叩首謝罔極深恩若果能抱一子承接後胤你的
兒在九泉雖死猶生聞氏女哭罷宋二老亦哭來弔喪者盡哭
把一個同來的劉二娘哭得如酒醉一般眾親族勸伊長子將次

子書立抱約卽於柩前承繼聞氏遂安其室却說聞氏之父死公
婆相繼而沒皆係聞小姐親身埋葬但家道日窮俱係聞小姐績
麻紡線度日遂在狗頭橋個破茅屋數間而居直苦節到八十二
歲而終死之日清香撲鼻却說他鄰舍有一徐老三常常過陰當
聞小姐升天之日他在地府看見一青紗大轎內坐聞小姐前後
伺候多人到了頭殿下轎冥王尊之上坐曰尊小姐你莫怕權
且坐了待吾神一二的細說根苗非是我地府神敢把你叫都只
爲玉王爺有旨相召他言道者樣人天上也少他言道這貞女可
侍靈霄都是你苦貞節又盡孝道故爾的傳玉旨命我相邀叫金
童和玉女忙排仙仗執幢旛持寶蓋還要架橋叫判官合小鬼你

把道唱排隊，奏鼓樂，還要吹簫，請貞女昇彩雲，快把天上送你。在快樂宮自在逍遙。因者徐老三還陽轉來，才曉得聞小姐成了仙，於是滿城紳士齊來弔紙，卽夔府大老爺亦來送葬，甚是熱鬧。知府將此事申奏皇上，皇上賜銀，修立貞女牌坊，在文廟後街，建立入節孝祠，受享恩府尊修志書，歷敘甚詳。各位，你看者聞小姐聽從父母教訓，立志守節，始終不渝，名垂千古，修志建坊，何等榮耀。死後爲神，何等快樂。奉勸各位善婆婆，總把聞氏母親臨終之言，記着。學者聞氏節孝，萬古留名，豈不美哉。豈不快哉。

捨命伸冤

湖廣德安府隨州城離城五里居住，有一舉人姓張名文玉，其家

富足，娶妻王氏，生一女名秀英，眉清目秀，長至十六歲，聰明伶俐，女工無所不曉。自幼配劉金鳳之子名朝英爲妻，朝英文才出眾，應試榜發案首，劉金鳳夫妻商議，吾兒今居案首，不免擇期接媳過門。大登科，小登科，兩台喜酒，豈不甚美。楊氏道：「君言之有理，卽請媒定期，十月內媒人將期送至張門。」張文玉向妻說道：「劉親家今日請媒送期，書想女兒終是劉家之人，此時銀錢不便粧奩，難辦，不免將棗內肥豬發賣，以湊嫁資，就寫一帖，糶在槽門，不幾日有屠夫姓朱，下鄉收賬，來到家中買豬，張文玉引至後房看豬，那張秀英在樓綉花，朱屠來在樓下經過，黃犬一叫，秀英舉頭一看，此時口中咬斷線頭，吐出不意，落在屠夫臉上，屠夫抬頭一看，

見秀英生得美貌心中暗想這女子將線頭吐我臉上必有個心思常言道千里姻緣一線牽這一向也無心買猪轉到家中朝思暮想無有計出忽聞人言十月十二劉朝英花燭之期他辦就禮物前去趨賀暗藏殺猪刀至宴罷客散關門時闖入後房門首假裝酒醉嘔吐劉朝英開門看時屠夫抽出刀來將劉朝英殺死用槲桶蓋定尸首闖入小房燈尙未滅秀英見非新郎開口便喊有見屠夫見事不好將秀英扯著彼時秀英一口將屠夫大指咬定屠夫畏痛抽出刀來向秀英脇下一刀殺死牙床即時盜了金盞盞一對黑夜逃去了次日劉金鳳見日高三丈朝英還未出房教妻去看妻走至房前喊叫不應揭開帳子一看只見媳婦血污

滿身朝英不在大叫道不好了劉金鳳走進一看不知媳婦何人殺的兒又在何處夫妻急至後房見槲桶倒撲現出衣衾拾開一看見朝英也被人殺死夫妻不覺就抱頭大哭哭見兒尸不由我悲聲大放孤兒死哭得我眼淚汪汪不知道是何人把兒命喪昨夜晚四下裡並無影響自幼來苦將兒如當寶樣怕疾病與痘麻廢盡心腸六歲時送學下把書讀上十七歲就入學泮水生香花銀錢費勞碌父都不講寔只望兒陞到翰院宰相昨日裡才婚配喜酒兩項爲甚的你夫婦兩命皆亡莫非是有盜賊入房劫搶未必然你夫妻反目自傷平白地遭下了黑天冤枉張親家知此事怎穩下場劉金鳳夫妻抱兒痛哭幾番氣死急急令人至張家

報信你看張文玉聽得幾乎氣死，雙雙來至劉家，就抱着秀英放聲大哭。一見女兒好慘傷，好似鋼刀刺心，腸子歸粧，奩費銀兩，只望夫妻得久長，誰知一同把命喪。此事令人難猜詳，自幼女兒閨閣長，三從四德記心旁，平白遭此活冤，枉雙雙哭訴十閻王。正傷心痛哭被眾扯開勸止。哭畢說道：親家，我合你共兒女之情，去至縣中與兒伸冤。於是一同至隨州伸冤，州主姓嚴，嚴大老爺隨堂審問。劉金鳳訴道：父師在上，我兒四月遊泮，十月完配，是夜不知何人將兒殺了。望父師察其冤情。嚴大老爺問張文玉：你家平素有何人來往？呢文玉道：並無閑人來往。女兒過門，死得不明。望父師伸冤。太爺道：你二家回去，明日本州下衙檢驗便知。次日太爺同差役伴

作尸厥檢驗，朝英胸窩一刀，週身無傷。張秀英脇下一刀口，上有指印，胸堂青腫。太爺想道：這是估姦殺的。又問劉金鳳：你治酒之日，可有面生歹人？否？金鳳道：無有。將我兒媳殺死，盜去金箍一對，上有永盛字號。又問張文玉：你家前可歹人？否？文玉道：只有門徒柳舍金在我家讀書，至今進學三載。此人至誠恭敬，吾女也知三從四德。太爺聽二家口詞，想這凶手不知何人，回衙喚柳舍金審訊。不表再說。朱屠夫那晚傷了二命，盜去金箍，逃在雲夢縣。去監費俱無，只得將箍子發賣。適遇柳舍金，在雲夢縣考課出場，看見此人執金箍發賣。柳舍金見此箍上有永盛字號，暗想：此箍我先生家才有，然何落在他人之手，必是盜賊。彼時拏住箍子，再三盤

問一人應答不來抽身便走。柳含金執箍歸家對妻梅氏說明來歷。日將箍送往先生家下查明真假出門未行五里就遇差人問道。柳老翁向那裏去。大老爺有請。那柳含金不知何事向來隨州。叫進二堂太爺升堂問道。柳含金你知罪否。金稟道。父師在上。生員不知罪犯何條。太爺道。你十月十二夜殺秀英不從亦同殺死。又盜去金箍二個。從寔說來。本筆下留生。柳含金稟道。父師在上。門生先年在老師館中讀書。至有數年。並未往來殺人之事。百不知一。那太爺道。胆大秀才。虛言妄哄。吩咐發學。帶轉大堂看大刑。柳含金見了大刑。口稱冤枉。就傷慘哭道。大刑動把我的珠淚難忍。止不住眼淚汪直往下傾。大老爺

從頭聽容我細稟雲夢縣考月課方見情形。

你見個甚麼情形

見一人執

金箍拏住盤問言不敷。他那時即便抽身。

爲甚麼由他去

那時節

我不知謀財害命。早知道焉能够放走强人。

強人既是逃去你就該要回來稟明才是

急急的歸家來將事查問。

查明未曾

方出門二差人叫我進城。太老

翁坐法堂心如明鏡。我殺人豈不能遠遠逃生。

太爺想道。此人

若是他殺的口詞不敷。不是他殺的。這金箍又在他手中。怒道。好

言問賊賊不招。執棍喚犬犬不來。吩咐將夾棍籠上。柳含金又大

哭起來。見夾棍嚇得我三魂失弔。傷心淚止不住滴滴下。拋讀

詩書明理義。世情可曉。受朝中這頂帶。豈犯律條人命案。到把我

無處投告。難道說虛空中無有神曹。

柳含金受刑不過昏死塵

埃甦時不如將供招了太爺見他招了口供吩咐寄在監內不表
 且說柳含金妻梅氏聽得夫君遭此冤枉急速進城看夫行至監
 門禁子開了監門他夫妻相見就抱頭大哭哭見賢妻把我的咽
 喉哭破不由我這一陣淚如雨落萬不想柳含金遭此大禍人命
 案冤枉我怎樣逃脫錯前日執金箍張門問過二差人拏着我
 由分說大老爺一見我怒氣如火不招認動大刑甚是凶惡上夾
 棍我那裡受刑不過我權且招了供漫漫籌度哭一聲賢德妻你
 要救我妻奴的夫莫涕哭請把話說生痛眼前這件事怎樣煞攔
妻可憐你讀書人受此折磨生早也死遲也死是禍難躲妻為妻
 的願同死不願命活生上無兄下無弟獨我一個妻寔只望同偕

老夫婦好和生我死後你青春怎樣結果妻從一終不雙配妻肯
 忘却生到陰司這冤枉定要訴過妻望夫君走五殿哭訴閻羅生
 夫妻們今日裡把話敘過妻要相會除非是夢裡南柯生柳含金
 只哭得神昏氣惰妻梅氏女亦哭得涕泗滂沱生夫妻哭畢柳含
 金對妻說道我有一契友名祝長青在武昌府老南街真武宮側
 近居住此人頗有計謀我修血書一封望賢妻去至他家商籌良
 策打救於我梅氏答道事不可遲急急修書就如赴湯蹈火妻不
 敢辭柳含金咬破指頭修就血書一封交與梅氏梅氏次日收拾
 往武昌府方進城門闖着一位先生梅氏問道此城內有一祝長
 青先生住居那條街先生道你問他有何貴事梅氏答道有椿美

事先生道你隨我來便將梅氏引到家中坐定問道尊聲大嫂時才問的祝長青就是我名有何貴事梅氏下拜道祝伯伯奴的夫柳含金誤遭冤枉修書前來望祝伯伯打救長青將書折開乃是血書看畢淚流滿面說道你丈夫招了口供此事如何解救梅氏聽得此話雙膝跪地不覺大哭起來哭聽此言不由奴淚流滿面跪塵埃尊伯伯細聽的端奴的夫與伯伯昔年結伴結金蘭原來是聲氣為先自古道人落難好拏主見急難中救一命恩德兩全須念在手足情同肝共胆真可效劉關張結義桃園祝長青見梅氏弟媳哭得傷慘想到桃園結義之事上前將梅氏扶起言道救到可救要弟媳捨命方纔救得賢弟出監梅氏說祝伯伯祇要

救奴夫出監縱死黃泉不悔祝長青歎道真乃賢婦寬坐一日代我修定詞狀自有主見祝長青將柳含金受其冤屈梅氏羊替虎死官以金箍為驗皂白不分詳弔功名丟監問罪之事一一寫明喚梅氏出堂唸聽將呈詞包於懷內言道弟媳那府堂側邊有根槐樹乃府祖大人出入之所弟媳我引你前去躲于樹下俟打更過去急便行事梅氏二人來在樹下祝長青辭去不覺鼓打三更梅氏改下腳帶攀在槐枝自縊而死彼時被更夫撞見即報知太守那太守姓許名良貴為官清正愛民如子急至槐樹前吩咐人役放下吊來一驗懷內有呈詞一張掌燈看明太守歎道真乃賢婦口中還有微氣吩咐了環調愈還陽留在府內即寫提牌至隨

州將張劉二家嚴知州柳含金一齊提至府中問訊不日這人犯盡行提至府堂太守陞堂一一問明張劉二人又問柳含金此人是你殺的、你妻子就不得捨命伸冤本府救活現在衙內從今要知他恩柳含金叩頭謝恩道承蒙天台施恩、又將受屈之事訴明望大人筆下超生府祖大人嘆曰冤哉冤哉爲民父母何濫刑若此哉卽揮毫作歌一篇帖於照壁與柳含金辨明冤情歌聽罷了含金言怒氣長嘆思一思想一思想其理何安柳含金你不必淚流滿面我知道你遭了、不白含冤那有個爲秀才不顧臉面那有個爲秀才黑夜估奸那有個爲秀才依勢亂砍那有個爲秀才這樣拌蠻那有個殺了人不逃外面是凶手焉能够轉回家園嚴知州

他做事糊塗亂幹全不想人情理也在爲官是人命與姦情審寔纔判他那裡用刑罰未免太嚴梅氏女救丈夫天下難選捨性命來伸冤義胆忠肝柳含金本當要放回家轉怎奈何這凶手不知那邊叫人役你與他開了鎖鍊去脚膝合手拶仍收本監差人役四處去凶手拏轉有本府那時節細判的端○却說許知府問明此案吩咐張劉二人回家仍將柳含金收監又問道嚴知州本府管你有冤無冤限你三月將凶手拏獲放文陞賞如其不然轅門聽參退堂不表且說嚴知州回衙悶悶不樂遂將含金案卷查看時值三更正在難處梁上懸一虫名蟻類蚋下來嚴太爺用筆撥開二次又吊下硯池不覺心中有感想道這凶手莫非應在蚋蛭身上蚋

蛛原來是白絲，此乃是紅絲，這凶手未必姓紅，名朱絲不像名號，姓絲名紅朱，也不像名號，哦莫非姓朱名絲紅是也。言罷，蜘蛛就便去了。嚴州牧即吩咐人役問城內城外可有朱絲紅，莫有不一時稟道：南街有朱絲紅是個屠戶，自十月不見此人。嚴太爺即差王忠、李元出張通關大票，稱銀二十兩，四處捉拏。不料朱絲紅在雲夢縣失籠後，衣食不足，沿門告化。那晚歇在橋下，王忠二人在橋上下橋吃菸，見是朱絲紅在此，就抓住鎖起，不分星夜帶進大堂。嚴太爺陞堂怒道：你十月十二日在劉家估姦傷命，又盜去金籠，那還有甚說的麼？朱不招，吩咐看大刑來。朱絲紅自料不能隱瞞，遂從寔訴曰：見大刑不由我，淚如泉滾。大老爺聽小人細說，

分明那日裡買肥豬，張門而進，張小姐在綉樓口含線根。我行在樓腳過黃犬叫應，含線頭吐出來，落我臉唇。那時節，淫心動，全未思忖，只想道：姻緣事一線而成，回家去，我私自到去訪問。十月間，張小姐劉門完婚，我假意去送禮，闖入後境。三更時在門外驚動朝英，開後門出來問：一刀廢命。我於是進洞房調戲美人，不依從他。那裡高聲叫應，事不好，我將他一刀喪生，盜去了金籠子，遠遠逃進雲夢縣，遇着了含金先生賣金籠，做盤費。一見動問，我聽他說不好，即便抽身，失金籠，弄得我無處逃遁。沒奈何，在四鄉討口活身。王忠頭合李元將我拏定，大老爺施惻隱，恕饒殘生。嚴大老爺見此案已明，將朱絲紅丟監，即申文至武昌府，許太守接文。

奏進京五府六部把本奏於 皇上一道聖旨來至武昌府封張秀英爲烈女、修立牌坊、梅氏捨命救夫、封爲節義夫人、柳含金誤遭冤枉、署任京城知縣、嚴州牧、加陞長沙二府、許知府、加封湖北鹽茶道、朱絲紅罪滿、提出殺場、零刀碎剗、割頭示眾、從此看來、正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好淫而起殺心者、未有能逃脫天網也、人可不以善者爲法、惡者爲戒哉。

雪裡救母

潼川府三台縣離城三里地名圓坵子、有一人姓蔡名國昌、娶妻雲氏、家貧開腰店營生、無子、單生一女、取名長姑、年方四歲、父染病亡、故雲氏遵夫遺命、苦守節操、撫養幼女、其間困苦、難以盡言。

及女長成十六歲、尙未許人、雲氏忽然染病、醫葯罔效、自料必死、喊了一聲長姑兒、快來爲娘有幾句話、對你講、長姑道、母親病體如何、呢呀未開言、淚不乾、心中猶如亂箭穿、天地生人有貧賤、娘的苦楚寔難堪、想起你父把病染臨終、囑咐話幾番、叫娘各自想、主見隨帶女兒上別船、娘聞猶如刀割胆、婦失節操、罵名傳、縱然家貧不敢怨、無子靠女理當然、從此立下守節念、不顧生死把女盤、白日與人做鞋面、夜晚點燈紡紗綿、自到如今屈指算、整整苦了十二年、只想雲開日出現、誰料雪上加寒、該是娘的難、未滿平空又遭病來纏、長姑昨夜一夢甚希罕、夢見你翁轉回還、爹回未他說娘的陽壽滿、定難久存人世間、娘再問他變了臉、一手推

娘地平川

這是害病人的心醒來橫身都是汗。想起淚濕枕頭邊。

母親寬心保養病軀娘想無常終難免。百歲也要歸黃泉。只有一

件娘星欠。那親聖的我兒尙未結姻緣。如今世人眼睛淺。只重衣

冠不重賢。倘若為娘閉了眼。兒好比媽呀好好比一隻弔舵船。別

人把兒看下賤。娘在陰靈豈心甘。第一還有事一件。千萬莫要把

心偏。要與爺娘顧臉面。貞節女子萬古傳。自古人窮志不短。立志

如同鍊石堅。又道好人多磨難。頭上自然有青天。果然能遂娘心

願。娘在九泉也舒安。母親所言乃女兒分內之事善保病軀哎呀

兒呀。咽喉耿耿話難嘆。捧杯茶來解渴煩。雲氏囑咐畢。說道長

姑兒。娘的口乾。快去捧茶來。長姑轉至厨下。捧茶來時。連喊幾聲

媽。不見答應。只道睡着了。伸手一摩。四肢厥冷。牙關緊閉。喊道一

聲不好。將杯擲地。抱住母親。號天痛哭道。母親死。不由我珠淚

汪汪。上無兄。下無弟。好不淒涼。時才問吩咐我。緊記心上教女兒。

一椿椿。終身不忘。你說道。這一陣。舌燥口乾。吩咐我。至厨下。忙捧

茶湯。誰知道。茶未吃。命已早喪。你叫我。蔡長姑。如何下場。家中的

少餘錢。又無銀兩。呀媽這衣衾。與棺槨。何處想方。我只說。母女們。長

久無恙。又誰知。一染病。竟不起床。呀媽我也曾許香愿。禱祈上蒼。我

也曾請醫生。熬葯煎湯。葯不效。神不靈。為的那椿。呀媽是女兒。未盡

孝才。夢黃梁。千萬聲。哭不轉。回生氣。像呀媽叫女兒。孤單單。怎樣下

場。長姑哭罷。走到鄰家數處。請來幫忙。個個都怕染痢症。病皆

不肯來萬般無奈脫下已身上的衣服將母殞殮可憐家無半文錢棺木一不能辦只得將睡的簾子裏倒過了一夜又去請人抬去安葬亦無人來等至下午只得獨自背上山去用鋤挖坑尺餘天色將晚勉強將尸放下坑去尙未掩土忽又天降大雪長姑冷得手殭脚木不能動作看看天又黑了心中着忙想要回去怎奈母尸未掩猶恐野獸傷體心中不忍大着胆兒伴宿母傍將近一更一來想起父母苦情二來想起自己的光景不覺傷心痛哭哭望墳頭把苦訴守住母親哀哀哭常言女子不出戶夜宿荒郊是何如只爲我母作了古媽遠近無人來幫扶在生受過千般苦死後苦情難表暴媽家無銀錢請開路衣衾棺椁件件無媽兒才脫

下破衣服一床篋簾當棺木左右鄰人全不顧媽個個都怕染瘟疫萬般無奈自背負一步一站到荒墟只說將母埋下土不覺天晚怎結局心想本待歸家去又怕野物咬尸骨媽無奈坟前來守住陪伴母親歇一宿大雪紛紛滿山布冷哪這一得得手殭脚又木心想要去堆撮土透身寒冷難動足媽這般對誰訴觀音菩薩是活佛菩薩能救世間苦然何不救母把我母救出土二月十九跪香燭蔡長姑正在悲啼點火光一亮長姑吃了一驚也不哭了以爲是鬼火他母毫無畏懼起身扒上前去順手一摸檢得一物如圈不知銅是鍊帶在手中不大不小正待轉身只聽呢呀一聲長姑一驚言道鬼呀鬼

可憐我蔡長姑為母苦死，一無衣衾棺槨，無人力幫助，獨送荒郊，勺土未掩，只得在此宿守坟台。鬼呀，你
我也不怕你的，正言問耳聽得有人低聲道：長姑長姑，叫你到茶這般時候還未來，忽又道：怎麼把我脚手都細倒了。長姑聽得是母的聲音，走至坟頭一看，果然是母親還陽。此時天已微明，將簾解開，慢慢搶扶歸家。母女又悲又喜，此乃是孝女雪裡救母，感動觀音大士，以楊枝甘露水洒了救還陽來。此圈亦菩薩所賜，非銅非銀，雲氏母女亦不知其為何物也。於是雲氏病體不葯而愈，遠近聞之，誰不稱奇。此乃雲氏命不該絕，又有孝女蔡長姑誠心感動菩薩，故死而復生，是有奇緣。此話不題，且說本城有個巨商

姓沈名萬財，妻子閻氏，所生一子年方十七歲，尚未定親。一日萬財至友家宴歸，路過此店，吩咐住轎，至店中吃菸哈茶。長姑遞火出外，萬財一見此女，雖居落泊之境，品貌亦自不凡，又見手肱帶了一圈，想道：淡泊之家，何有此物，其中必有來歷，叫道：小大姐，尊姓。
答曰：姓蔡。問你爹爹叫甚名諱。
答曰：叫蔡國昌。問他向那裡去了。
答曰：多問你家中還有甚麼人。長姑見話生疑，不敢答應，竟自進房去了。萬財見女害羞，不便強問，言道：店內還有人否？雲氏勉強出堂相見，人道：他事不敢動問，單問他手帶圈子，是自家所有，還是他人送的。雲氏聞言，眼含珠泪，答曰：客官要問，聽我說來。
哭云：尊聲客人

宣讀摘要 卷二
你細聽細聽我今說根生。想起我處這困境，鉄石人間也泪淋。只因家下遭不幸，我夫一病赴幽冥。無有三男把女孕，單生長姑一個人。不料我忽染寒症，家無銀錢請醫生。女兒每夜許愿信禱告，菩薩與神明。孰意我的命該盡，忽然一夢到陰靈。無人帮忙四處請，個個怕來染疫瘟。女兒無奈各自逃，獨自一人挖土坑。土坑才挖一尺正，遂負爲娘到山林。勾土未掩天黑盡，一陣白雪降紛紛。心想回家去安寢，又怕野物傷我身。因在坟頭苦守定，手殭脚木難動行。倏尔火光亮一陣，女兒害怕吃一驚。大着胆子往前進，手摩才是圈一根。女兒孝心感神聖，菩薩方放我回程。今把始末對客論，看我傷心不傷心。雲氏說畢，萬財口中嘆惜不已，言道大

姐呀，我欲借圈一觀，可否？雲氏見客人仁慈，將圈拏出，萬財接過一看，暗暗稱異，也不道破，問道：此圈賣不賣？雲氏答曰：賣。客人說價要多少？雲氏答曰：些須之物，不過二百足矣。萬財道：此圈拿我帶去，午後與你付錢來。雲氏並不吝口，萬財告辭歸家，便叫長櫃朱先生開庫點錢，一百二十串，卽速運至蔡家店內，交貨錢。朱先生道：今日買了甚麼貨，要錢這樣急速？萬財將圈遞與長櫃。那朱先生接過一看，原來是雙龍盤珠的金圈，約重二兩有餘，中嵌寶珠一顆，其價無比。卽便取錢，送至蔡家店內，駭得雲氏母女手足無措，口叫冤枉。母女剛才團圓，甚麼事又發作了？莫非那圈子又是禍根？只見朱先生言道：店媽媽，休得畏懼，我與你送圈子錢來。

的雲氏方纔放心曰，一根銅圈說的價錢二百個足矣，那要許多的朱先上對雲氏言明其圈之故，雲氏道既蒙貴客賞賜多金，母女將何報答，朱先生見長姑賢孝，容貌端莊，但不知受聘未有，遂向雲氏言道：店媽媽，你膝下千金，受聘未曾，雲氏答道：未曾受聘，朱先生遂對雲氏言其與沈家結親之事，雲氏推辭不敢，再三乃允，於是朱先生辭歸，乃向萬財言其與蔡家結親之事，萬財聞言喜道：看蔡女不過十六歲，就能雪裡救母，遂檢金獲報，其賢孝可知矣。况吾兒才十七歲，尙未定親，此對夫婦真天作之合也。遂請朱先生作媒擇期下聘，親迎合巹，三日宴罷，此時蔡長姑雖居貧寒之境，常帶憂愁之容，時而長嘆，時而悲啼，婆問其故，方知是慮母孤苦無依，他婆遂以此故告與萬財，萬財聞言，卽命其子將雲氏接至家中養老，坐享富厚。那蔡長姑自接過門來，事翁姑極其孝敬，三從四德俱無虧欠。後來生二子，長子中了舉，次子入了學，雲氏亦享高壽無疾而終。此蓋天地之酌節孝也。由此觀之，世之爲婦女者，可不謹守節操，誠心孝順，以致受天之誅乎？

孝化悍婆

重慶府有一孝廉姓安名醕，家貧好學，娶妻沈氏，生二子，長名大成，次名二成，大成忠孝純篤，青年游泮，配妻陳氏，小字珊瑚，才貌兼全，性極賢淑，奈嚴翁早逝，母性悍虐，珊瑚雖孝，難遂其意，兼之年荒米貴，沈氏見飲食淡泊，疑媳有私，朝日忿恨，見珊瑚收拾潔

淨便罵妖艷，珊瑚猶豫不整，又罵懶撒，至問寢視膳，稍有不到，動輒怒罵。珊瑚常遭母虐，毫無怨意，而沈氏終不愛珊瑚，責罵大成，要將珊瑚休逐，不然就說他順妻逆母。大成見母如此，跪地訴云：

老娘息怒，容兒講細聽。為兒說衷腸，自古養兒無別望，原想老

來有提防。媳孝孀姑是正項，有犯七出例，該當還望母親施恩，廣

警戒下次。孝高堂，倘若二回是這樣，娘呀一定休逐不徬徨。沈

氏見子哀懇，越加毒罵。珊瑚見此光景，不知身犯何罪，即忙跪在

母前哭云：雙膝跪地，把娘呼。婆婆請坐聽，媳言媳婦不孝造罪

犯惱，怒母親心發煩，者是媳婦該萬斷。還望婆婆恩德寬，我是昧

的不念媳婦把兒看，任打任罵不怨言。老娘不打罵你，你各自

滾，大成快寫休書，將他逐了，不然老娘拼死要你兩口子，不得下

台。大成見母不准，向妻問道：陳氏妻呀，我看你素常在母親面前

也還好，今日母親一定要逐你，你也怪不得我了。陳氏一聞此言，

急忙雙手扯着丈夫，跪懇代饒。大成言道：我已哀懇，奈母不准，為

之奈何？夫婦正在哭訴，其母手執棍杖，亂打亂罵道：你兩口子還

舍不得嗎？商量來害老娘，今天不怕你怎樣說，總要你逐出去才

得行。若你不寫休書，老娘就去吊死。大成見母性急，難以挽轉，遂

跪在母面前說道：母親呀，暫請息怒，為兒寫休書就是。提筆哭訴

曰：提羊毫，寫休書，珠泪滾滾。哎呀夫君止不住傷心，泪似箭穿

心。我夫妻本是那父母所聘，自過門共恩愛，相敬如賓。你平素主

中饋頗知勤謹論餒猪與紡綿行行稱能但不知我的妻那些不

順觸動了慈母娘怒氣生嗔夫君呀總是為媳的不孝嗎叫賢妻你耐煩莫把

我恨夫君呀我不孝怎麼恨你為丈夫寫休書不過順情夫君呀夫君你怎忍心寫呢何不向母前

跪恩沈氏聽見罵道你不寫你兩口子未必哭一陣就算了大成

忙答曰母親呀兒在寫母罵道要寫扎寔些才算大成為起其母

要念來他聽大成含泪念道硬着心忍着手休書寫定上寫着

休書人大成姓名一休妻二休妻不孝不順三休妻四休妻不義

不仁五休妻六休妻東走西混七休妻八休妻怨罵夫君九休妻

愛妖艷六戒不論十休妻愛富貴嫌我家貧者休書寫起了唸與

母聽我的妻你拏去快快出門陳氏見丈夫寫定休書向母再

恩母更氣激難容欲想丈夫代恩也知不能為情只忍淚含痛拜

辭婆婆丈夫而言曰婆婆息怒容媳拜媳婦不孝休記憶今世

不能把勞代惟願婆婆福壽來不希睚你拜快些走拜別婆婆拜夫君夫婦

枉作畫堂春妻今別去休欠問願夫發憤科甲登那時娶妻多孝

敬免惹婆婆怒生嗔賢妻不必拜各自耐煩打主意你我夫妻父母聘只望同偕

過光陰而今鴛鴦兩分定想來都自命修成從一而終女正分敗

柳殘花算甚人既不嫁人回娘家亦可婦女不能體孝敬縱回娘家羞辱親

大成聽妻所言想道夫妻恩愛又極賢淑怎麼捨得休出沈氏

大罵道者樣不孝之人還憐惜於他你再不與我趕出去便是違

背於我大成跪下痛哭曰母親呀者珊瑚妻子早晚寔在賢孝叫

爲兒的，怎樣忍得心，趕他出門，還望母親原情開恩。沈氏勃然大怒道：「你者不孝的奴才，叫你将休書交與他，速速趕出去。還在我者裡，瑣碎碎，我曉得你兩口子情長，今日敢莫要活活氣死老娘麼？」大成見母發怒，嚇得魂飛魄散，知其難挽，只得將休書丟在陳氏衣袖裏，硬着心腸，扯住他手，往門外一撇，說道：「賢妻呀，你且去罷，我母真不要你了。」陳氏見門已閉，便嚎啕大哭道：「珊瑚女在門前，聲聲叫苦，哭一聲，安秀才奴的丈夫，想從前十六歲來，歸夫主恩愛情，喜煞了堂上翁姑，不幸得公公死，魂歸泉府，高堂上單留下年邁孀姑，奴雖然是女流，也知大故，孝公婆，敬丈夫，并非糊塗，但不知今日裡何事觸怒，母難容命丈夫，休出門廬。奴本

是女流輩，又往何處，未必然去改嫁，另尋郎夫，哭一聲，安秀才，你我夫婦，平白地，休奴家，你心忍乎？喉哭破，不開門，也是枉做者。件事到叫奴難以躡踏，哭一聲，二爹娘，枉把兒顧，哭一聲，我婆婆短歎，長呼，願丈夫後娶個賢孝之婦，孝孀姑，敬丈夫，勝過於奴，舍不得我婆婆，回頭再顧，舍不得安秀才，恩愛郎夫，說不盡，苦衷腸，枉然哭訴，不由我，在這裏，門外慘呼，望門前三叩首，痛哭無路，也只好尋自盡，以免穢污。」話說陳氏走至路上，氣激不過，順手拾得磁瓦，將面劃得鮮血長流，正在生死之間，忽然安二娘走來，闖倒見姪媳如此情景，問明來歷，才將陳氏勸留他家，意謂不過一時氣激耳，誰知沈氏悍妒難化，不惟屋裡不容住，扎卽二娘家下亦

不准招留，登門詈罵，不計其數。二娘無奈，聽得沈氏的二姨妹嫁在魏家，極其賢淑，遂將此女送至魏姨家下，漫為調停。此話不題。再說沈氏將者陳氏媳婦趕出，無人料理，卜就年月，就接二媳。殊二媳娘家姓臧，家下富足，為人又極強暴，兼之養女本無家教，聽說沈氏悍虐在娘家打就主意，免受婆婆嫌賤。及過門來，茶飯不做，衣物不洗，盡行要二成服事，二成耳聾，又把任其驅使，毫不敢。沈氏看不過，才說兩句，臧氏就吵鬧兩三天，才罵一句，他就蕙驅不已。搬弄娘家，陳說是非，把那沈氏惹得茶飯難吞，抑鬱臥病。幸有大成侍奉湯藥，不然幾乎待斃。且說珊瑚不肯改嫁，在魏姨家紡績度日，不字終身。忽聞婆婆染病，欲養不能，乘魏姨看望婆

婆，敬具鮮魚，託魏姨帶送婆婆。只說是姨娘所送，而沈氏亦不知。覺寬留魏姨散心，只見魏姨家中日日着人送菜來。沈不知是自已休出媳婦陳氏之孝，以為魏姨媳婦賢，遂問魏姨道：「你的媳婦如此賢孝，是你好福分。想我在病中，我那媳婦不惟不孝，我反不准二成來看我。昨日二成來看我，還未坐定，我那媳婦趕至房中，扭着髮辮，吵鬧而去。你看我惹氣不惹氣？」魏姨問沈氏道：「大姨娘你的臧氏媳婦，該比陳氏媳婦好些。」沈氏答道：「從今看來，我的臧氏媳婦，難敵陳氏。而陳氏雖好，究難及你的媳婦。倘我病稍好，定要來看你的好媳婦。」魏姨道：「好嗎？」請駕。越數日，沈氏病好，到魏姨家，見其媳婦，舉止動靜，無異臧氏。心中怪異，私問魏姨道：「你那好

媳婦向那裡去了，我却未見。魏姨曰：你到想看好媳婦，恐你看見會麻筋。沈氏再三求見，魏姨又托詞對曰：我那媳婦，是你看見者樣好法，未必者幾天，還未看嗎？沈問那送菜的媳婦，魏姨道：那送菜的是你陳氏媳婦，我那媳婦的菜，我都不得吃，你都想吃嗎？沈氏聞言，良心忽現，說道：再好些，想不到魏姨說，只要你會想也還易得會。沈問在那裡，魏姨說：離此不遠。沈氏聞之，想道：當日冤枉媳婦，今日不知嫁了未曾？魏姨其實以對沈氏啼泣求見，陳氏出房拜見，跪地哭曰：不孝媳一兩年未見婆面，問一聲我婆婆安也不安在此地，每日間心常望欠。托姨娘替媳婦供奉，冒甘不孝婦今日裡，婆媳會面，望婆婆恕媳罪，不記前愆。沈氏一見，咽

喉哽哽，扯着媳手，大哭一場。見媳婦不由娘淚流滿面，悔當初我不該休出門前。婆婆呀，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者還是媳婦不孝。看起來還是娘做事短見，平白地冤枉你不孝，難堪只說是你落到別州府縣，那曉得在姨家潛把身安。你雖然身在外，把我望念，好飲食，託姨母轉送榻前。幸今日魏姨娘對我細歎，若不然你孝名湮沒，不傳媳婦兒快起來，同我回轉。從前事望媳婦不記心旁。珊瑚見母回心悔過，欲歸家以盡孝養，却被姨娘勸住，不准。沈氏寄信回家，命大成來接陳氏。陳氏見之，倒身下拜而哭道：陳氏妻見丈夫，深自悔罪，你有甚賢妻莫哭，還從前事，想起來兩眼淚垂。是我暴戾，并非是我夫君做事暴戾，都只為我不孝，得罪庭幃。雖然把你休出我心中常望念於你。我今日身在

宣講摘要 卷二 孝化悍婆

外心常在內恨不得生羽翼與燕同飛

賢妻當日寔出於不得已道謂我心過去得嗎今

日裡既是夫來把我會妻情願與丈夫一路同歸。於是夫婦同婆婆歸家其慈孝暫且不表且說臧氏見嫂回家與婆婆和睦心懷嫉妒吵鬧分家凡田地區具盡佔好的陳氏夫婦毫不介意不料臧氏妒悍陡將使女打死二成因案受累銀錢空乏只得將田出賣任翁正上界交價任翁忽然昏迷几上說道我安孝廉之田誰人敢買大成兒速往屋側紫荆樹下將我所窖銀兩挖出取田好度日食又將二成夫婦痛罵而甦臧氏聞之私奔挖取突化瓦片珊瑚視之真銀也檢回取田臧氏不依登門咒罵大成將銀付弟携回視之又瓦片也疑兄有詐吵鬧交還大成無奈才去取田

臧氏爭佔不已母兄言之毫不聽言一夜夢見孝廉公示諭二成夫婦快改前愆急敦孝弟不然你膝下二子必死你夫婦必亡及醒二成臧氏以夢不足憑仍然肆鬧不止不上三日二子俱亡臧氏夫婦見報應情真即忙祈母赦罪將田交還哥嫂求其開恩夫婦願痛改前非當天盟誓曰跪平川告蒼天冥王看顧安二成兩夫婦願改當初欺兄嫂觸孀母全不知悟朝日裡犯忤逆做事糊塗從今後我二人六戒各務若反戒甘願受冥府誅戮誓畢大成見二成夫婦回心將家復合弟兄妯娌孝順和睦雍穆一堂後大成所生三子皆中高科如二成止生一子接繼香烟其母沈氏亦享高壽而終從者案看來人不怕有過只怕有過而不改爲

宣讀抄要 卷二
子媳者不慮雙親之不慈，只恐子媳之不孝。果如陳氏夫婦，孝順友愛，何愁公婆不賢。凡為媳者，總宜各盡其道可也。

二難題門

宋太宗時，有張姓者，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兄名孟仁，娶妻鄭氏，妙安，弟名孟義，娶妻徐氏，妙圓。兄弟二人極其友愛，凡行必讓路，坐必讓位，每逢飲食，兄未至，則弟不先食，弟未至，則兄不先飲。飢寒相恤，言語並和，兄有愠怒，一見弟則笑容可掬，弟有煩惱，一見兄則藹然可親。但孟仁性好飲酒，每飲必醉，孟義想以直言勸之，又恐有傷和氣，一日同飲，孟義飲之數巡，不覺捧盃而泣，孟仁大驚，道：「二弟呀，酒以合歡，然何悲啼不止？」孟義道：「哥哥，酒字雖不大，

害人却無窮。弟想自儀狄造酒，禹王嘗而甘之，嘆曰：「後世必有以酒忘國者。」遂疎儀狄而不用。後來夏桀商紂，酒池肉林，亡國之君，債事之臣，代代有之。無非者個酒字為害。就是文人學士，也有過飲成病的，也有因醉失儀的，甚至借酒興以貪花，而花愈鮮，乘酒勢以逞氣，而氣更烈，不是墜於水底，就是跌於馬前，性命有虧，身家莫保。所以者酒少飲則和其血脉，多飲則傷其肺腑，三寶耗散，百病叢生。弟是以悲泣耳。孟仁聞之，知弟諷已，不覺感動天性，亦流涕道：「弟非哭此酒，乃恐酒之害兄，故不得不泣耳。兄悞矣，敢不承命。」孟仁從此節飲，寡神，決不至醉。其弟孟義亦有個偏性，每早愛睡，晏覺。孟仁每欲勸之，而不得其便。一日有以朱子家訓求講

者時弟亦在座孟仁乃將黎明卽起者句對証言道黎明者天將
明未明的時候居家的人務趁者時候起來不可貪眠久睡常言
早起三朝當日工又曰一日之計在於晨此時志氣清明凡事俱
可精進倘遲遲不起不但事業荒廢而且罪惡深重孟義聽到此
處不覺竦然起立孟仁又以報應惕之曰昔符仲信生平好善樂
施沾恩惠者甚多一日因病入冥冥主察他生平無他過但每日
睡起遲不燒香二件應奪壽一紀命仲信傳說陽世出殿外遇數
人拜其前曰恩公無過何爲至此信曰我因睡起遲不燒香已奪
紀矣數人曰兩件皆是小過怎麼就奪紀信曰睡起遲便有貪淫
之念不燒香便有慢神之罪怎說是小過數人嘆曰厚德如符公

尚且奪紀况萬不及符公者乎後果半年而終孟義聞之心中大
懼過後皆黎明卽起看他弟兄勸善規過皆是用至誠去感動不
像於今的弟兄稍有不是便爭論不已怒罵不休豈不把和氣都
失了他弟兄和睦還算是讀了書的那兩妯娌也就世上少有但
見他平日相親相愛猶如姊妹一般我今先把徐妙圓敬嫂的好
處說來與善大嫂們一聽徐妙圓娘家富豪廣有嫁奩他雖有若
無從不在嫂嫂面前矜誇一點鄭妙安雖然寒微亦毫不介意妙
圓每見嫂嫂少衣換洗便取幾件新衣拿與妙安更換妙安辭曰
徐妹妹我不穿怕弄壞你的徐妙圓大笑道嫂嫂衣裳只要有穿
的分甚麼你我就穿壞也淡嗎少不得終久都要壞的嗎妙安見

得意專，只得接了一日。妙安要回娘家，與父祝壽。妙圓知嫂嫂缺少穿戴，忙將衣服首飾一齊送到房中。妙安笑道：「徐妹妹，我不穿戴，快快撿起，莫粘了灰。」妙圓笑道：「只有嫂嫂，啥衣服首飾，特意製來穿的，不粘汗氣，要生蟲，快快穿起。」嫂又曰：「快快撿起。」妙圓見嫂嫂不肯穿，便挪住一陣，穿戴齊整，笑說道：「嫂嫂從不好打扮，於今打扮像天仙。」妙安也笑道：「多承徐妹妹的湊合，我回來與你裝袋菸，說畢，拜別而去。到坐席時，不覺被湯將衣污壞，當時心中大嚇，行坐不安心，想怎樣交盤。及次日歸家，忙與弟媳言明。徐妙圓大笑道：「那是我拜新年就污壞的，嫂嫂你看花了眼，看到是舊印印，嚙一口認着，深怕嫂嫂心中不安。」鄭妙安低頭想道：「者衣明

明是我污壞弟媳，却滿口認着世間那有者樣好的弟媳，只怕姐姐借妹的，還怕要賄呢。想去想來，毫不過意，乃對妙圓嘆道：「徐妹妹，請坐下，嫂有話嘆者一陣。我心中實在不安，都只因爲嫂的娘家貧賤，于歸時，銀錢緊難辦嫁奩。過門來，將就過少，長缺短，每年中只縫得一件新衫。自妹妹到家來，站高看遠，把愚嫂當做了母親一般。無衣換，就與嫂取上幾件。任嫂穿，任嫂脫，不得作難。昨日裡是我父六旬壽誕，賢妹妹取衣服，又取釵環，幫着我穿戴起，歡容笑臉，誰知我坐席時，污了大團。爲嫂的，只惡得長呼短嘆，怕只怕歸家來，難以交盤，不得色對賢妹。認過一遍，妹竟說是舊跡，遮蓋包涵。徐妹妹，真果是閨閣少見，有幾人能比妹量大恩寬。爲

嫂的受妹妹者番恩點。又不知到何日纔得填還。妙圓道：嫂嫂何出此言？衣服是身外之物，妯娌乃弟兄之親，衣服壞了，又可製得。若妯娌就甚是難得，古詩云：妯娌原來幾世修。莫因些小便成仇。晚年欲得賢兒媳，今日先將好樣留。由此觀之，未必我一個嫂就比我一件衣都不如了嗎？以後粗細衣物，只要喜歡，你穿我穿，均是一樣切莫說是我的。惹外人笑妹存私見。妙圓又恐嫂嫂終是害羞，乃將衣物概交公婆，定爲公用之物，自取自收，毫無窒碍。妙安愈是感激不了。者是徐妙圓敬嫂的好處。至於妙安待弟媳，於今也少有。我也講幾件與你們聽。那日妙圓走入戶去了，將衣換在房中，妙安便去尋來洗漿潔淨，與他收好。妙圓歸家尋衣去。

洗方知被嫂洗了，乃對嫂說道：長嫂當母，怎麼幫我洗衣？寔在折殺爲妹了。妙安笑道：你衣我衣都是洗，你洗我洗都是做。妯娌如同姊妹，姊替妹洗也是當然的，妹替姊洗也是應該的。說甚麼折落，只怕洗得不潔白。妹呀，你還要包容些。者是鄭妙安代勞苦的好處。一日妯娌二人各與公婆做鞋，妙圓手段生疎，穿起又不合脚。妙安做得好，又合式。公婆便問那雙好的，是何人所做。妙安忙答道：是徐妹妹做的。自己認着舜的，者是妙安推美讓善的好處。又一日公婆命妙圓辦菜，二老食之不合味，便生惱怒，將妙圓責罵。妙安忙認着道：婆婆是見一時錯誤，與徐妹兒無干。還望婆婆恕罪。者是妙安替弟媳認過的好處。妙圓見嫂嫂往往皆是如此。

心中不勝感激者猶是事之小者。那年妙圓偶染病症甚是凶危。妙安服事湯藥朝夕不懈。每夜去在後園焚香禱告一番。○一炷信香達上蒼。祝告虛空眾神王。只因弟妹染病恙服藥不效。令人忙。弟妹爲人有度量孝順和睦。件件強。常言好人有天相。懇祈菩薩降吉祥。若該短命奴願往。願替弟妹一命亡。縱死黃泉無怨嘆。不肯將妹恩義忘。今特跪地把香上。總求神聖救膏盲。○妙安連祝數夜。真是一誠有感。萬病齊消。一夕妙圓昏迷之際。只見一道紅光射進房來。現出觀音大士言道。徐妙圓。你前生好綉八仙字跡。穢污仙佛聖賢。故註定今生二十六歲短命。奈爾嫂幾次焚香願以身代。誠通上界。上帝命遊察報嘉爾家弟兄姑嫜一門和氣。

理當賜福降祥。已與爾加壽三紀矣。言畢。以甘露水酒之而去。妙圓醒來自覺渾身清爽。不藥而愈。偶然想起菩薩之言。說嫂嫂焚香替死不覺兩泪交流。乃扯住妙。泣道。嫂。爲妹若不是你打救。早作黃泉路上人了。○尊貴嫂請坐下。聽妹細嘆。不由妹思量起珠淚不乾。你爲人真果是千中難選。那一個能比嫂者。樣心田人的嫂把弟媳。看不上眼。多選他來得早。論後爭先。我的嫂。視愚妹同。好一似姐待妹。量大恩寬。人的嫂。分彼此。多愛管。現有一點不遂意。就出閒言。我的嫂。有事務。替我幹辦。從未有論你。我不肯向前。人的嫂。見弟媳。稍有過犯。就忙去公婆前。呵撥一番。我的嫂。見妹錯替我分辯。有幾回去認着。一概遮完。人的嫂。見

人能心中生厭做出些冷過場醜得不堪我的嫂有好處推在我面反誇妹做得好喜笑連天人的嫂見弟媳身染病患任他死任他活湯藥懶煎我的嫂見妹病心慌意亂一心心替我死焚香告天睡夢中蒙菩薩前來指點上帝爺已添妹三紀壽元者都是我的嫂誠心所感再造恩深似海焉能報全今日裡對嫂嫂略敘一遍願我嫂增福壽富貴綿延

妹那般賢惠從此妯娌

以藏親戚娘家所送的物件概

交公婆收檢要用則請於二老一錢一綿毫不入於私房真是和氣如春生甘露仁風扇柳起祥煙不兩年妯娌各生一子妙安之子名瑞生妙圓之子名慶生妙安喂瑞生乳便將慶生一並喂了

妙圓喂慶生乳亦並將瑞生先喂之至於嫂走娘家則弟媳帶弟媳走人戶則嫂嫂引似乎忘了是那個生的兩個孩子三四歲時亦分不出那個是母親伯母嬸母都以媽呼之我今放下不題再說妙安妙圓他熊家姑娘也有兩個媳婦長媳嚴氏次李氏嚴氏有姿色性矜驕李氏有粧奩心奸巧妯娌初來和睦未幾各有所恃日常吵鬧未幾嚴氏生一女李氏生一男妯娌爲兒爲女更加肆鬧一日嚴氏在外梳頭看見李氏身穿月白衣衫心中不服指狗罵道你者災狗恃你那毛色好看在此擺來擺去二天把你狗皮撕濫看你拿甚麼來擺李氏聞言知是傷已還仇無隙一日見嚴氏進園尋菜脚痛難行遂扯鴨罵道把你者個送瘟船的鴨子

你那脚像小得很，走路一拐一拐的。嚴氏現自脚痛，不愛聞言，就罵道：「者個背時婆娘，你罵我做甚麼？」李氏道：「我說鴨子，未曾說你。你今不依，那天緣何說要扯濫我的狗皮？」一個一句，大吵起來。嚴氏道：「你者婆娘，不說你幾句，你不曉得老娘的利害。」李氏道：「我心無冷病，那怕你說。」嚴氏道：「你不怕說你聽。」○背時婆娘死了臉，要與我把炆頭。你撇盡你，特你賠嫁衣幾件，每每藐視我面前。各有可惜，是個斜五點，一臉麻子，數不完。噫，麻子是天生成嗎？縱然衣服天天換，牛屎插花也枉然。你沒得反來，說人家你的打扮，我不嘆。做事蓋脚頑得尖，我那些偷米，恐把情形現開倉買活小長年。長年未必使，倘若偷穀人看見，假說餒雞穀將完。各人轉支人待客，爭倒辦好菜私。

與老公餐，你怎不，可憐媽來把我看雞，臊只見脚，骨翻，有脚骨翻，同連脚骨，都不得。分花不紡死，躲懶，每每借與人騰寬。是我的希，特你生的男兒漢。各人有命，你生，身上常穿花衫衫。哎呀，我怕穿你的，是莫糖食糕餅，不斷欠，恐怕吃早短壽元。你的心腸，我窺看害人精，怪欺了天。○李氏道：「你者個絞舌根子的婆娘，我兩個吵嘴，還罵我的兒子短壽元，我兒短壽元，你女短命，是者樣說，我把你的過場說來，許你昧得空闖。於是說道：○厚臉婆娘，要亂嘆我，今與你一盤端。儘你氣，顯你人才裝好看，頭上戴個老鴉船。你又可惜，是個鬚巴眼，蹠子又是突尖尖。你的又小，衣裳都是煤炭染，替你筋都麻不完。我衣染就了，者些打扮，都還淡偷東抹西製衣衫。我偷是那茄花色，是那茄花色。者些打扮，都還淡偷東抹西製衣衫。我偷

你快說來，不是我不依你的哪。娘家本是乾黃鱸，私拏錢去把家盤。你不數出頭

回糯米二升半，二回黃豆一斗三。那時拏來推又藏六碗麥子麵，

還抹幾聯葉子菸。你都偷得未必不該跟人稱麻線，賣了紅苕兩

花藍。賣紅苕都不該買布有半件，與你女兒縫衣衫。你見有穿的

縫不得，女兒原來是命賤。你兒都一樣，猴子樣樣看不完。我女是事事

都被我看見，瞞了公婆欺了天。兩妯娌說着說着，一架打起母

親熊張氏來扯他，兩妯娌反惡言抵觸。一番張氏惡不過，只得回

娘家醒氣。一見妙安妙圓如此和順，想到他的媳婦忤逆太甚，不

覺流淚。二妙問明來由，方知為媳婦惡氣。妙安道：人不勸不善待

他來我家，自有良言開示。姑娘大喜，歸家未久，果叫嚴李二媳來

看舅爺舅娘。二婦來時，都是各走一條路，前後到屋，耍了兩天，見

妙安妙圓謙讓笑和，如待賓客一般。又兼兩個孩童，見伯母、嬸娘

一並呼媽，總分不出那個是那個生的。嚴氏趁李氏未在側，便問

道：怎麼姪兒呼伯母、嬸娘，都是媽？妙安笑道：我同徐妹妹打夥引

大的，故娃兒認不清白，都是呼媽。嚴氏歎氣道：你們怎樣者好？想

起我那嬸嬸，見了我的崽女，就像一眼血，非罵即打，皺眉貼眼的

妙安乘機勸道：姪猶子也，所以稱為姪兒；嬸猶母也，所以稱為嬸

娘。若待薄了，又何為母子嘞？依我的愚見，還要把己子看輕，姪兒

看重些，才是倚看輕了姪兒。就是輕弟兄、妯娌了，豈不有一行大

罪嗎？大表嫂寬坐，我有幾句良言說來你聽。妯娌、嬸娘原同一

體弟媳當妹。嫂嫂當姊。今世同堂。前世修起和和氣氣。歡歡喜喜。同事公婆。共把家理。打夥煮飯。大眾辦米。我柴你燒。你衣我洗。嫂做不贏。我去帮他。姊不得空。嫂又替你。姪男姪女。非張非李。一樣看待。將人比己。一莫分此。二莫論彼。公婆也誇。丈夫也喜。德垂女箴。名傳千里。神欽鬼服。婦道無比。嚴氏聽了。細想平日與姊姊講嘴。自己也有許多不是的。不覺心中愧悔。乃對妙安道。今後我願厚待姊姊。只怕他不肯干休。妙安順口道。他昨日對我說。他願真心敬你。嚴氏大喜。再說李氏見妙安泡起的衣。妙圓就忙去與他洗了。也趣嚴氏不在。悄悄問道。怎麼嫂嫂泡的衣。你去帮他洗。他自己斷了手。呖妙圓笑道。二表嫂。我們從未分過你我。也有嫂

嫂泡的我洗。也有我泡的嫂嫂洗。只要得空。似乎忘記。是那個的。想表嫂人雖聰明。未聞大義。故事事想得窄偏。我今有幾句俗言。不知肯聽否。李氏道請講。奉勸妯娌們。惟有和睦好。能和家也興。能和神也保。能和不惡氣。能和免煩惱。公婆見你和公婆經得老。丈夫見你和丈夫病也少。娘家見你和永不把臉掃。鄰里見你和逢人盡稱表。和字纔是福。和字纔是寶。世間蠢婦女。不知和睦好。若是處妯娌。理法全不曉。逞的逞能幹。耍的耍奸巧。你做我不來。我忙他躲倒。不是護兒女。就是爭柴草。黑起兩塊臉。天天把架吵。一說小欺大。一說大壓小。衣袖撈一撈。打捶暈趁早。掙子磨兩磨。頭髮就散了。嫂嫂打不贏。頭上抓一爪。弟媳痛不過。便用口來

改兒女哭沉沉龍神嚇得跑。扯雞並罵狗。惡氣是自討。三天不說話。還在把臉掉。嘴吧咧一咧。眼睛眇幾眇。你不服我很。我要把你找。可憐二公婆。捶胸氣惡飽。喊天又叫地。神靈盡知曉。定要掛罪惡。報應分遲早。幾句淺淡話。說來勸表嫂。响鼓不用捶。總要和睦好。李氏聽罷。想道不和睦。就者樣講起。就羞人了。我還要恭敬嫂嫂。才是遂對妙圓道。我想要恭敬嫂嫂。又怕嫂嫂不喜歡。我又怎好意思。勸妙圓順口道。你嫂特意託我勸你。說你好。他比你更好些。啲。李氏心中大喜。自此嚴李見面。欲想說話。總不好意思。妙安妙圓商議道。兩表嫂總有隔膜未化。何若以報應勸之。於是具酒菜中堂。請表嫂依序坐下。酒至半酣。妙安道。尊大嫂和李妹。

我有話嘆。嚴李道到是表嫂的話。我愛聽。請講妙安道。請聽嗎。妯娌們原貴要和氣。一團音三婦不和睦。遭報最慘。到二世變耕牛。雷擊黃泉。田氏婦知和睦。把嫂化轉。到後來子而孫。富貴雙全。此一篇善惡報話。不虛嘆。能深思自改悔。福祿無邊。妙安說畢。李氏道。我兩妯娌朝日口角。不是表嫂苦勸。後來遭了報。又怎麼下台。於是嚴氏對着李氏道。弟妹呀。我從前寔錯了。者篇話說得我吞聲忍氣。李道大嫂我先也錯了。者番話說得我目瞪口呆。妙安道大嫂。叫大嫂。和。李妹。切莫惡氣。妙圓道。此一篇和睦歌。漫漫尋思。嚴道弟。想起我做的事。大不過意。李道大嫂。想起我做的事。全不是的。妙安道大表嫂。莫提那從前的是與不是。嚴道弟。我不該罵弟妹。言三

宜講商要 卷二 二難題門

語四李道難道說我該罵偷東抹西安道大表嫂那都是氣言語

何必再敘圓道大表嫂大量些各改那舊時所為嚴道弟悔不該

罵弟妹一臉麻子李道大悔不該罵大嫂一雙踏蹠安道大表嫂

你兩個所罵的那些言語圓道大表才叫我兩妯娌難判雄雌嚴道

弟妹悔不該扯災狗巧言傷你李道大悔不該指瘟鴨暗把你欺

安道大表扯災狗罵瘟鴨兩下疵議圓道大表到如今想起來悲

也不悲嚴道弟不該罵斜五點回想莫趣李道大不該罵齧吧眼

錯出言辭安道大表你罵我我罵你真悔莫及圓道問表嫂到的

是誰把誰欺嚴道弟更不該罵姪女是個猴子李道大更不該罵

姪子短命男兒安道大表罵姪女罵姪子氣話休記圓道大表遣

須要兩妯娌和睦無疵嚴道從今後再不提漢劉二字李道我從今

也不敢再占便宜嚴道下席來拜一拜弟妹前仇莫記李道下席來

施一禮大嫂前話休題安道大表上前來拜一拜大表嫂願表

嫂和李妹笑和於室圓道上前來拜一拜大表嫂恭喜與你能和睦

生貴子光耀門楣自後妯娌和睦喜笑歸家共成賢婦此是妙

安妙圓和氣感人不但能感人連畜生都感化了他家有四五個

狗每喂飯時一狗不到則眾狗不食者算狗與狗同類不足稱奇

他家還有個母貓下了幾個貓兒那母狗在倉脚也生了幾個狗

兒誰知貓母出外被人偷去貓兒失乳叫不歇聲母狗聞之走來

望了一會轉到倉脚將已三子咬死二個前來喂貓兒的乳夫犬

宣讀 卷二
見貓多不相容乃竟舍己子而全貓子非和氣所感焉有此奇事
嗎我今說來人多不信且又把惡氣化犬說來你聽嗎今人有弟
兄連屋若和睦你我往來狗亦送迎若和睦狗見人就咬狗見
狗也咬者是弟兄妯娌不和連狗都不和了即此可以推彼後太
宗聞化犬乳之事深嘉一門友愛御賜二難匾額旌表其門瑞慶
二生成人聯捷科第子孫累代簪纓從此看來弟兄妯娌能和睦
不但能化人亦並能化物我今說來不知能化人否諒必都是能
和睦的如不和睦必爲張之犬所笑

助夫顯榮

本朝道光年間安化縣有一庠生黃玉堂父母雙亡雖然家道寒

微亦好敦行善事每每救難扶危矜孤恤寡濟人利物之事無不
慷慨爲之怎奈時運不辰難以上進只得教學養家其妻李氏亦
克盡婦道謹遵六戒在家紡績以助日用因坐居城內街市之間
既無園圃房屋佃錢又貴凡柴水蔬菜無一不用錢至道光九年
玉堂在鄉間邀朋館離城八十餘里雖議束脩二十四串腊月解
館除支用外已去大半只剩一十二串錢收齊歸家行至中途路
旁有一茅屋內面人語諠譁又聽見婦人哭聲又有乳子啼哭之
狀玉堂上前走至屋側停步而聽那婦人在內哭曰詎痛傷情不
由我珠泪下降止不住傷心泪濕透衣裳尊夫君你聽妻細把話
講肺腑言須要是記在心旁婆婆老年衰邁竭力奉養飢進食寒

添衣孝敬高堂自古來行孝人皇天必相雖受苦子而孫世代榮
 昌小姣兒到今年三歲未上每日間跟隨我何曾離娘妻去後要
 耐煩把他撫養切不可由你性打罵非常須念他年紀輕夢蟲一
 樣稍長大教訓他要務正行又聽見其夫哭泣言道堂上媽老我
 到曉得孝敬不必耽心膝下兒小我
 亦知道撫育不必囑託賢妻呀只是我合你夫妻恩愛配合四載
 只相好而無尤今一旦為借人錢逼討甚緊無錢償還將妻出嫁
 叫我怎樣這都是天降下無情棍棒折散了我夫妻不能成雙多
 想得了哦只為公公死該下債賬因逼討沒奈何兩下分張今嫁去為妻的
 別的不望賢妻呀你望
 望夫君要發憤勤守田庄這幾畝田又那
 們養得活人哩
 能勤儉慢慢的積攢銀錢時運轉點子順谷米盈倉到那時有
 銀錢不愁那樣再討個好妻子又效鸞凰賢妻呀你看老的老丁
 小的又小叫我一人又

怎樣掙法這銀錢
 又從何處去攢嗎捨不得夫妻情難以盡講轉面來把嬌兒教訓
 一場見嬌兒就好比刀絞心上慢吃奶娘說話細聽端詳在家中
 放乖些切莫性犟跟到爹莫好哭娘去買糖望菩薩保佑你順順
 暢暢不生災不害病氣象昂昂你爭氣為娘的才把心放也免得
 終日裡掛牽肚腸○黃玉堂貼在屋側聽得那婦人哭得傷心之
 至又捨不得丈夫又捨不得小兒觸動不忍之心遂走進屋去便
 問主人曰你家所為何事夫妻哭得如此哀痛嘞主人見問收淚
 言道老爺尊姓高名哪玉堂說我姓黃一名玉堂放學歸家路過
 於此有甚難事但說無妨主人說小人姓楊名喚二喜幼配王氏
 為妻家中老少五口田地窄逼只因上年家父去世缺少繳費棺

水借了張霸王黃谷一碩五斗、以買棺木用費本利共成錢九串、六百下年收成又孳、無錢償還、討取甚逼、無可奈何、祇得將妻出嫁、以還此錢、不然會逼死去、喲、玉堂道、錢將義取債、將義還、豈有逼人嫁妻還賬之理、二喜說、老爺有所不知、此人家道富豪、慣放大利、虎霸一方、故而取個綽號、稱為霸王、若該他錢、到腊月倒比無錢還他、連人都是要算的、喲、玉堂說道、你這樣說來、此錢緩不下去、你不嫁妻、又無錢還、既嫁、又難割難捨、我心不忍、拿錢替你還了、使你夫妻團圓、免致分離、以後務必夫妻勤苦、養老撫幼、異日自有興發的時候、遂命挑担之人、取錢九千六百、交與二喜、楊二喜見黃老爺如此施恩、打救他夫妻團圓、遂與妻拜伏於地、口

口聲稱頌善人如此打救、將來定中高魁、我夫妻再生不忘矣、楊二喜同妻拜畢、黃玉堂告辭回家、只剩錢二串四百、暗想、把夫妻救得團團圓圓、自己的年節、又如何過法、殘年、又只有幾天、怎樣辦法、嚙、想來、想去、悶悶不樂、其妻李氏、上前問曰、夫君解館歸家、為何愁容滿面、玉堂嘆道、賢妻有所不知、正是解得他人危、反貽自己憂、想為夫一年舌耕之苦、除支用之外、僅僅剩錢十二串、路遇嫁妻之人、因賬逼迫、夫妻哭得傷慘已極、難捨難分、是我心中不忍、將錢替他還賬、打救他夫妻團圓、錢只剩得二串四百、年又無日、又買甚麼、因此憂慮在心、李氏言道、夫君作此大大之功、能為人之所不能為、能捨人之所不能捨、此志士仁人之事、該

上天必有報以美事又何憂乎。至於年節淡泊亦可，夫妻漫漫過日，若憂食用不敷，爲妻存有線子三斤，賣之可以稍助將錢買紙書寫對聯發賣，亦可賺錢，豈不是好？王堂大喜，至市將線子賣了，買紙寫對子，人見其字跡恭正，鈔書銀鈞，儼若王右軍的筆法，爭相取買，情願多與價值，數日之間，賺錢三四串，至三十日，買者更多，王堂手不停書，隨寫隨賣，忽見一人提一白雞公在街上衝來，衛去，王堂便問此雞賣否？其人曰：我欲與先生掉幾副對聯，不知可否？王堂說那就更好，二人掉換明白，王堂將雞送回家內，吩咐李氏宰殺敬神，我還有幾家對聯未寫，寫完即便回來，李氏將雞殺之，放在鍋內煮起，不料對門有一當舖，是王老陝開的，廣有金

銀，只講數萬，是日張燈掛彩，辦得甚是熱鬧，王老陝吩咐請的先生把那喂的白雞公宰了一則可以敬神，二則可以宴酒，先生即去捉雞來宰，尋覓不見，意必被人竊去，遍街察訪，至黃王堂門前，過身看見陽溝內雞毛是白的，疑是他家偷了，遂進廚房揭開鍋蓋，一看見一雞公在內煮起，提起就跑，李氏在房內出來看見，隨後趕出，說道我煮的雞子，你提往那裡去？那先生說是我掌櫃喂的，今日失了，害倒我們滿街都找，交了誰知是你家偷了，殺來煮起時，才在你陽溝看見雞毛，方才曉得你還說是你的，嘞說畢，進舖去了，李氏想去說個明白，拏起回來，他必不肯，倘被他說些偷竊的言語，聽見越是惹氣，且又屋內無人，又怕賊盜，只得忍氣吞

聲罷了再說黃玉堂寫畢回家說道累了一天也賺了三串多錢
 行行些微也辦了少許也不枉得快些端雞子來敬神明李氏說
 雞子呀不消供得哦玉堂說那們不供快端出來李氏說不供慢
 些我跟你說哦玉堂說有甚麼話你只管說嗎李氏想道此事我
 若照直說出夫君必然不依顯是誣良為盜嗎他受朝廷頂戴豈
 肯與他干休不成呀又是一場是非反轉吞倒息氣况且三十之
 夜何必生出事來不如誑着丈夫瞞過一時大家歡歡喜喜過年
 豈不是好遂誑言說道誑尊夫君請寬坐妻有話敘二十夜須當
 要喜氣盈眉玉堂說者吓是頂都辦齊打那們不歡喜嘍一年內穿與吃累的是你論
 教學雖輕省費心勞力做不得別樣怎麼不教書做生意還要本錢才生得利來嘍放學回這

幾日全未歇氣寫對聯將酒肉行行辦齊買雞公無非是神明得
 祭神也喜人也歡迎祥迪吉宰了雞也我你怎麼大意一時大意
還跑得不成嗎被貓兒拖下地狗又來吃未必就吃還了你妻見了拿棍
 子用力去打那狗子拖起跑趕之不及趕之在巷子內狗已躲避
 我當時四下找就無踪跡這一陣為妻的正在息氣望夫君放寬
 懷切莫性急個把雞子是小事情有甚麼息場哦從今後常檢點下次過細再不敢
 任忽略粗心亂為○玉堂說不過是要敬菩薩的話既被狗子拖
 去有個甚麼說場安備酒菜都要歡喜些團年却說王老陝是夜
 與請的先生清算賬看今年生意賺折何如算到五更尙未清楚
 忽然雞在司晨連叫數聲王老陝聞之大驚遂問先生道你說雞

公失了，是對門黃老爺家偷去了的，你去找倒提起回來的嗎？然何又在司晨，快點燭去看看，先生執燭來至叫處，一看見一籬筐，蓋定揭開看時，還不是自己的雞公在叫，你說雞公是誰人蓋的？原來籬筐撒得有米，雞公站在弦上去啄米，籬筐一翻，仆轉過來，就把雞公蓋在裡面，不能出來。到五更之時，故爾報曉而鳴。王老陝見雞公還在，說道：你誣賴黃老爺家偷了我的雞子，他煮在鍋內的，你都估住提來，連不察過虛寔，他老爺娘子趕到門口，你硬說他偷我的，如今自己雞子又在，你冒認他的，做出這樣事來，他煮起的雞子，不但不能吃得，反轉做了賊盜，人心皆然，你有咸服不成服嗎？況且堂堂乎一個秀才，豈肯平空受這個賊名，定是

不依我的哦，今晚已過明早必來與我做過敵對，這個情理又說他不贏，不得下場，必要與詞告狀，就是誣良為盜，都犯律例，何況誣朝廷紳士，定是罪加一等，這又拿何良策，制伏於他，噫，有了，不如一早，候他把天行出了，我等齊齊速去，與他拜年，他必來我家還禮，待他來時，把他留住，辦一豐厚席面，款待於他，看是如何吩咐已畢，二家把天行出了，王老陝帶領諸人來黃家拜賀年節，黃玉堂隨後即到王家回禮，王老陝留住，不一時，席已辦齊，擺列的山珍海錯，既有旨酒，又有佳釀，慇懃相勸，宴畢，玉堂告辭歸家，暗想道：噫，我的時運轉了，王家在此開設當舖，以他財富，往往目中無人，只有奉承他的，他再不尊敬別個，今日陡然敬重於我，真

是喜出望外，不知其中緣故。那王老陝在家又想到今日到未開，
哏過了初二初三初四定要發作，又打個甚麼主意，塞住他口才
好哦，不如再用柬帖請初四日午酌，至日連催數次，把玉堂迎至
家下酒席之間，王老陝問道：黃老爺今歲還是設帳否？玉堂答云：
仍舊餬口，又問去歲學資多少？玉堂曰：二十餘串。王老陝忿然說：
道：哎呀，黃老爺這樣才學都教，這樣淡泊的學哦，真是長材屈於
短馭，貴人拿來賤用了。今年莫去啲，我有表弟錢萬選家道殷寔，
更且隆師重道，膝下二子，頗不蠢頑，延師未就，我總成老爺包你
五十串錢，可否？玉堂聞言，滿心歡喜，言道：多蒙掌櫃作成，早爲吹
噓，免他接了別人。王老陝說：老爺儘可放心，明日我命人去說妥。

當他必然定來接駕，言畢辭謝歸家。至十六日果然錢家命僕馬
來接，玉堂至錢家上學，賓主甚是相得，盡心教訓。錢氏之子虛心
聽受，而有日新之功，不覺端午節到，放學回家。王老陝見玉堂回
來，想道：正月內是我把他刷住，未曾與我興事。此時回來，定是要
與我講理的嗎？不如像下棋的一樣，再將他一着，看又如何。遂命
人接他過節，玉堂來至王家，王老陝降階而迎，茶畢上席飲酒。王
老陝開言說道：語請大駕無佳殺，莫嫌酒淡黃老爺念至契，量要
放寬。王堂說：老掌櫃是在多心，屢次厚擾，恐下於心不安。幸有緣與老爺坐居不遠，斜對門，
並未隔十戶人烟，想我是貿易人，無有高見，凡百事要看承，另眼
相觀。那到星不能照月，今年我到明了掌櫃的光勸。黃老爺真乃是胸藏萬卷，要發達，只

在你文章幾篇。今年是鄉試場開科取選。却然何不上省桂枝高攀。沒有錢做路費。怎麼去得成。論科舉用得錢好幾十串。却不想誤一科。又蹉三年。要三四十串錢。又在那裡辦起。我怕要多得很。一時難辦。這乃是些小事。有我承辦。盤費到承掌櫃好意湊合。館無人代。又怎麼去得成。你怕的學堂內無人代館。就誤了。怕東家後有話言我姪兒。他雖然才疎學淺。去代館。諒敝親不得。嗔嫌。願老爺高得中。身榮貴顯。眾街鄰俱有光。豈但我焉。○玉堂說承蒙掌櫃如此湊成。倘或僥倖。自然感激不淺。告謝回家。與妻言明收拾行李。起身上省。三場已畢。果中第二名亞元。報子提塘來到家中。王老陝一見。越是害怕。暗想倘若黃老爺回來。以倒他舉人的聲勢。想起去年三十。誣他爲盜。提他雞子。去與太爺

說吓。我都吃罪不起。於是多買些火炮。打聽玉堂船已攏了。親自下河接倒火炮。竟直放到屋裡。道喜送賀。極其恭敬。又問道。黃老爺今已高中。不知安排何日進京會試。玉堂說還未辦到銀子。候慢慢辦齊。才去得成。王老陝說不消辦得。我拿兩百銀子與老爺送個下程。玉堂說前領厚情。尙未酬答。今日又蒙賜惠。甚不過意。其何以堪。王老陝言道。只要老爺雁塔題名。衣錦還鄉。些微薄禮。何足掛齒。玉堂稱謝不已。遂安排進京試期入場。發榜會二十二名進士。卽放山東曲阜縣正堂。入朝謝恩。回鄉祭祖。王老陝聞知。鋪毡結彩。迎候道旁。玉堂下轎。二人挽手同行。深謝相湊之恩。卽至王家拜客。感其屢次栽培。於是二人結爲異姓手足。回家治酒。

宴客文武官員俱來送賀，鬧了數日，方才走馬上任。一日酒後，在臥房閑坐，只有夫人李氏相陪。玉堂喊道：「來來來，李氏問道：你哞何人來嘞？」玉堂說：「喊你來，跟老爺脫靴子。」李氏云：「你的靴子要我跟你脫哪？你是太爺，少不得我也是奶奶嗎？你做了官，你想這個官從何來的嘞？不是全靠我啥？只怕還是一個教書先生。」玉堂說道：「我今做官，一則是祖宗默佑，二則是父母送我讀行詩書，三則是師尊的教訓，四則是我自己的造化。那行是你的力嘞？為何全是你嘞？」李氏說：「不是我呀，你不是對門王老陝，每每湊活銀錢，曲全你啥？你有官做嘞？」玉堂聽得此言，勃然大怒，罵道：「賤人，你在家中不守婦道，定與他有私情，難怪教學上省進京，都是他一人湊。」

成今雖做官，豈不羞愧於我，貽笑於人，這還容得你嗎？李氏不慌不忙，從容言曰：「老爺息怒，休生疑心，不是這個道理。別有情弊，你聽為妻說來。」歌尊夫君，息雷霆，你且坐定，等為妻把來由細說你聽。休得要起偏見，疑妻不正。那知道，其中有大大根生。非是生疑本想不過有甚，只要把根生說得合理嗎？皆因是上年間，家中貧困。家中貧困，也不該做這無廉恥的事。嗎？不是寫對聯，買雞公，敬奉神明，將雞公宰殺了，鍋內來炖。忽來了王老陝，請的先生。他來做啥？說了，他說是王老陝，怒氣忿忿。不見了白雞公，四路找尋。他的雞公失了，未必我買他的雞公，是偷他的不成嗎？他走在陽溝內，雞毛一認定，說是偷他的。要投街鄰，在鍋內提起，走不往下問。就猶如辦盜案，贓現賊明。誣我為盜，這還了得？我買雞公，是有抵定的，把我的提去，說是我偷他的，不與

他辨個真假。這賊盜豈不真打我回來。妻當時只惡得把脚幾問你。你說是狗拖去了。為甚瞞倒我。嘍。頓沒奈何。暗地哭。忍氣吞聲。本當要將此事對你告稟。又恐怕你與他兩下爭競。自古道。三十夜圖個寧靜。因此上瞞夫君。不與知。聞他本有白雞公。時常看見。到此日。失未失。那知假真。妻所以五更時。用心細聽。又聽見他雞公還在司晨。細思想。王老陝。欺人過甚。雞未失。提我的。太不近情。這就欺人太甚。本不近乎人情。他的雞公又未曾失。你又聽倒在叫。把我煮起的雞子。提起去了。你二天早晨。他的雞公在叫。你怎麼還不對我說明。白勸你才除得住。二早晨。是新年。普天同慶。忽見他到我家拜賀新春。夫回拜留飲。宴席面豐。盛陡然問。尊敬你。所為何情。我只道氣運轉了。王老陝都來跟我拜年。我去回禮。他又款待豐厚。那個曉得這情弊。妻早已把他心事。事猜定。因怕禍才做些假義假仁。到初四。命人

來用帖相請。錢家裡接先生。他又總成。無非是做錯事。越理犯分。假慇懃。來搪塞。買活你心。這到不錯。平素王老陝以他發財。那裡的禍。故意買活我的心。端午節。夫回家。又怕起釁。請你去賞佳節。何的。啣。難怪這樣湊成。端午節。夫回家。又怕起釁。請你去賞佳節。何等慇懃。勸上省。下科場。誠意懇懇。命他姪。去代館。錢也應承。中了。舉。恐怕你聲勢更甚。不憚勞。親動步。遠遠相迎。又勸你。務必。要進京。會進送。下程。夫才能。逃往北京。到今日。會進士。走馬上任。受皇封。管黎民。何等尊榮。倘若。是妻那時。不忍小忿。夫與他。必成了。切齒仇人。或與詞。或告狀。兩下。鼓勁。到告了狀。也是騎虎不能下背嗎。為雞公。賣刷馬。誤了功名。雖然是。王老陝。一時過分。總只怪。不懂事。那個先生。幸喜得。王掌櫃。為人心正。一怕禍。二失悔。把你。看承。夫。妻說明。

這情弊不必懷恨王掌櫃還是個大大恩人直報怨德報德古有明訓方算得大丈夫恩怨分明○李氏言畢玉堂恍然大悟欣然曰我今做官果是賢妻之力倘若不能忍耐對我說豈與他干休必成仇敵又怎能使他悔悟提携顯達古云妻賢夫禍少以後二家愈加親厚結為婚媾李氏連生三子聯科及第後裔昌盛雖玉堂全人夫婦亦由妻之賢也哉世之婦女以此為法

遵命配醜

明末荊州有個陳雲峰在城內開設雜貨舖原配妻林氏最賢慈所生一子名叫子芳性極純孝幼配耿大義之女耿氏為妻及過門成婚之時子芳見耿氏生得身胖脚大面麻臉黑心中頗有不

悅之意遂不與耿氏交言伊母見他夫婦不和亦不便開言訓教過了幾旬耿氏回娘家去了林氏乃向子芳說道叫我兒上前來娘細問你娘為兒接媳婦費盡心機自昔年方聘定心多罣慮到今日才過門得成婚期原望你夫妻們和和氣氣常言道夫婦和家道成立為甚麼你見妻臉一駟起夫妻間作傀儡儼如仇敵娘見你兩夫婦不言不語好叫娘這幾日心不安逸耿氏媳有那樣不如你意對為娘一件件細說端的子芳祇是低頭不語伊母強之再三不得已乃說道尊母親兒者裡雙膝跪地兒哪站起來講嗎母要問兒這裡且把話題耿氏妻有幾件不如兒意因此上不由兒難展愁眉那幾件曾看見塵世上許多婦女生得好全不像耿

氏身軀婦女家原是要生得秀麗楊柳腰春筍指者才相宜耿氏
妻好一似羅漢身體肚又大身又奘笨得至極脚手虧全無點斯
文秀氣林氏聽了說道原來嫌你叫我兒莫偏見須要明理天生
人有厚薄原是不齊人一身就是個小小天地人身中分肥瘦猶
如土坭土肉淺種東西那能有濟土肉厚產萬物那樣不宜婦女
們體太輕多沒福氣胖大的才敦厚多主發積若不信把先輩拿
來一比或是好或是歹諒知端的嬌嬈的那一個不是命鄙豐肥
的祇見他福壽齊眉從今後莫說他粗胖可鄙這才是難得的載
福之基子芳聽了說道這是為兒見理不明錯怪了伊還有宗生
得來令人可鄙又比那眾婦女更覺稀奇婦女家原是要面如白

玉常言道紅顏女玉骨冰肌祇見那耿氏妻面如鍋底那臉上大

麻子米篩樣密

伊母曰原來嫌你妻面黑臉麻又聽為娘道來

兒又要看得透這層道理

婦女們貌好歹不必在意面黑燥元氣厚不染疾病多有的大麻
子心才靈俐常見那外貌好心甚痴愚又况是貌朴素才能守禮

自古道醜婦人多有福氣薄命的端是那紅顏之妻

子芳說為兒還有一件不

遂意母

更有件不合式兩脚大起也令人一見了心不安逸雖說

是脚大小不要緊的也要與眾婦女大家台宜女子家原是要脚
手秀氣金蓮步足三寸古言是依耿氏妻一雙脚其大無比到與

那男兒漢脚有一敵怕的是共床榻一時大意將鞋兒穿錯了惹

人訕譏

伊母說你嫌你妻脚大聽為娘說來

我的兒你想事何太迂拘聽為娘解此

理便知端的自古來好女子不在脚細還須要賢淑的才算第一
 耿氏媳雖說是脚略大些不過是幼小時包纏不齊人一身頭象
 天足方象地身也大足也大配合得宜脚小的主中饋難以動履
 脚大的操井日全不費力况於今歷亂時脚小怎的大脚婦能避
 難去東走西休誇那脚小的還在秀氣看將來大脚婦幾多便宜
 論婦女切莫以形容為計娶妻子圖美色前有覆車殷紂王好美
 色寵愛妲己到後來敗江山誰不知悉唐朝時楊貴妃貌美無比
 結果時疆場上馬踏如泥鍾無鹽他顏容醜陋到底齊宮中論賢
 淑推他第一晏子妻老且醜齊王不許貌不揚有賢德助夫相齊
 况姻緣那月老赤繩所繫前生修今夫婦無有改移子芳兒切莫

要三心二意圖貌美錯過了賢德之妻且說子芳是純孝之人

聽得母親之言想道夫妻本是前世姻緣只要賢淑何嫌貌醜自
 是夫婦合好並無怨瀆耿氏容貌雖醜自覺賢良莫比勤主中饋
 善事翁姑恭敬丈夫精習女工子芳亦轉厭為愛正是樂爾妻帑
 父母其順乎從此合家歡聚過了兩載林氏得病臥床不起自知
 必死即請丈夫叫兒媳至前說道一見夫君淚把沙心內好似
 剛刀插賢妻呀好生將自從為妻到家下夫婦和睦誰不誇從來
 未存吵過架有事輕重漫打華難得我妻只說夫妻長伴駕不料
 為妻病床榻妻今來敘分離話怕的一命染黃沙賢妻漫漫保養
 的妻死切莫心欠望異日另娶一枝花這樣賢淑妻子消受夫君

你說那裏話。男子無妻無搭煞。別樣忽略。都還罷。擇配後妻要詳

察。為夫曉得。又道說討壞。一頭親候了一平生。年紀祇可爭上下。年紀太輕。恐心花穿

帶。朴素才淡雅。切妨艷妝。像妖邪。擇個謹言少說話。莫要長舌嘴

咄咄。凡事自把主意打。男兒莫聽女當家。夫君迷魂陣是枕邊話。

第一耳朵要硬扎。多少男子說大話。聽來聽去耳根鬆。或將兒媳

常打罵。或說前兒不孝他。或因口角說閒話。或縱繼兒估搵家。夫君

呀。若無賢淑莫討罷。免得後來受波雜。討親擇媒話不假。莫信油

嘴兩頭蛇。夫君睜開眼睛選一下。擇個賢良勝結髮。再叫兒媳

莫跪罷。為娘分咐聽根芽。倘若為娘歸泉下。堂上孝敬更要加。若

娶晚母到家下。還須孝敬當親媽。晚母若是有打罵。好好順受莫

應答第一。夫婦要和雅。切忌反目惡爹媽。少年立志還要大。各勤

執業莫虛華。買賣切莫高抬價。童叟無欺自發達。秤尺公平休詭

詐。無義錢財不肥家。成敗原自有造化。正直存心自興家。莫學嫖

賭。莫起假切忌浪費。逞奢華。休去濫酒好打架。各守本分安生涯。

果能記得為娘話。異日富貴享榮華。林氏分咐一番。過了數日

遂歸大夢。雲峯父子悲痛不已。備棺安埋。不題。又說雲峰妻死兩

載。不想再娶。久來久去。甚是淒涼。一心擇個賢淑女子。娶以為妻。

怎奈媒妁往來。東不成。西不就。一日有個趙四來家。說道陳掌櫃

你要娶房。繼室我聞做媒的到多。都未成就。如今我訪得一個寡

婦。姓丁。人最賢淑。年紀與你小不多。人才也儘可得。針黹也

熟套又無兒女、只要門戶相當、財禮也不多、若你有心爲此事、就約明日去、看要你兩家願才爲陳雲峰聽了、不由不信、卽約次日去看、一見丁氏言語溫和、打扮朴素、總是嫌他年紀太輕了點、左思右想、難以將就、又被媒人花言巧語、遂應允、抬回婚配、且說丁氏初來到、還朴素、久後就艷粧起來、性情刁悍、咒罵兒媳無所忌憚、雲峰只得聽從而已、才一年多、把雲峰送入陰司、子芳夫婦、事俸晚母、孝敬弗衰、奈丁氏不守婦道、私與本城北門外都士美苟合、被媳婦窺見、耿氏心想不說、又怕晚母後來淫風敗露、滿門無光、只得暗告子芳、子芳不信、私訪是寔、子芳是個純孝之人、不敢揚母之惡、乃寫一聯古語帖在牆上、自古禮門分內外、從來義路

別親疎、士美一見大驚、月餘不相往來、子芳才放了心、誰知丁氏起心不良、暗通士美謀害子芳、意欲圖個長久之計、且說子芳那日坐在舖台、突來一人像軍校打扮、走至舖前、揖道、此是陳雲峰寶號否、子芳答道、那就是在下的先父、客官問及何事呢、那人說、咱是都督大人家丁、因大人路過此道、要買三四百銀兩貨物、因先年與寶號是主顧、今命咱們特來寶號拜達、將呢緞各色取以爲樣、帶至公館、大人見貨議價、現交銀兩、子芳信以爲真、卽取貨物、捆包袱內、隨來人同行約十里許、四面高山深林、陡來兩人、將子芳繩捆、抽出鋼刀、插地大聲喝道、陳子芳、爾爲何不孝娘、咱們與爾無讎、汝母命咱誅爾孽障、子芳大哭道、聽此言、我祇得一

言稟告尊一聲好漢哥細聽根苗該因是生身母亡故大早丟我
父獨居鰥甚是寂寥娶晚母丁氏女他本年少愛風流把我父送
入除曹父死後事晚母出入稟告原來是個孝子怎奈我丁氏母不守節
操勾情人常往來被我知曉勾引誰人就是那都士美與他相交
常言道家醜事不可外表暗帖字要使他自把愧抱他見字心慚
愧才隔了礮素未曾得罪母臉駙嘴翫使人來將我殺所為那遭
幸遇着好漢哥全無暴躁寬容我白冤枉把情敘洵我非是圖偷
生敢把命拗可憐我陳子芳倘無兒曹我今日向二位好言哀告
望好漢施惻隱把我恕饒二人聽了說道你我二人將繩索親
手解了險些兒錯殺了一個英豪念我等見識淺做事粗暴冒瀆

你行孝人切莫心焦我兩人非爾母使我來到其中的曲折情聽
我敘洵請問二位高姓尊名異日好報大恩一都勇一都義是我名號我主人都士
美家中富豪皆因他對我們說你不孝我二人素恨的忤逆兒曹
都士美對我們詭言說道你兩個膽量好識見更高果能够殺子
芳代天誅討我情願出銀兩謝你功勞我二人纔聽說貪財愛寶
故誑你到此地才好動刀聽你言是我主存心不好淫寡婦害孝
子良心頓拋我今日放你去好到却好我回去對主人怎樣開消
道子方好漢哥你於事莫想迂了我補你小聰明定計一條我見你
有雄才膽量還好怎帮那無良人埋滅英豪大丈夫當與王出力
報効勦賊蠻立大功萬古名標沒有權柄怎樣立功軍營中曾立了招兵旗

號我勸你去投軍早建功勞二人尊一聲陳兄台多承指教一句話題醒我久困英豪我二人異日後略有榮耀決不忘老兄台指示恩膏子芳道你二人榮貴時弟把喜道不負你今日裡把我命饒惟願你此一去頭帶紗帽誅逆賊掃狼煙早早回朝都勇二人與子芳商量說道你今不可歸家現形主人必不知釋放之事且躲過半月我等也脫身了說罷三人洒泪而別都勇等投軍去了子芳權在古廟棲身不題却說士美見子芳幾日不歸諒必性命結果遂與丁氏不分晝夜肆意行淫誰知禍起不測一日李闖賊兵齊至士美一見大驚收拾細軟物件忙與丁氏逃遶而去躲在一破屋之內正欲交情合歡却被幾十散賊突至見此醜形動靜

即將士美繩捆提在一邊那數十賊兵將丁氏淫婦輪流作賤登時血流氣絕果然做了風流鬼旋將士美雙脚斫斷又將陽物割下一轟而去次日都勇都義隨軍追賊路過此處見得一人臥地呻聲叫痛二人視之認是士美又見女屍僵仆士美求救於勇義勇義跟問從來士美祇得以寔告之都勇都義想起先日命他謀害陳子芳之事不覺怒髮冲冠遂指額乃數其罪大罵而去士美氣急填胸而亡又說子芳正在廟內躲難忽聞賊兵突至荆州無處外竄因想揚州有幾家買賣主顧又幸揚州太平遂往此處棲身過了幾年賊兵遠去聞將軍衙門出示云凡逃亡婦女有親人識認者准其領回子芳見了榜上註有一荆州婦人年約二十餘

歲形狀若何。子芳疑是耿氏，即去領出一看，並非耿氏，祇好暫且領回查訪之後，送還也是一件美事。向婦問曰：娘子高姓，丈夫何人？那婦人道：多蒙恩人相顧，眷細聽奴今把話言。娘家姓方，是紳宦，嫁與都姓結良緣。家住荆州城不遠，士美就是奴夫。男奴性原不愛妖艷，每為奴夫所憎嫌。陳姓寡婦不要臉，家中開設襍貨攤。他夫死去未年半，勾引奴夫去調姦。他的兒媳看不慣，帖字使他自羞慙。誰知奴夫心不善，暗使家人謀害焉。家人一去不回轉，夫與寡婦晝夜眠。當時荆州遭大亂，賊兵過了官兵前。家家戶戶都逃難，將奴擄去受顛連。奴在兵營心胆戰，幸遇家人為將官。你人叫甚名字都勇都義施恩典，才將奴身來保全。夫使他去殺人轉不

知怎樣為了官。家人如今在那裡將奴交與將軍管，他去隨軍征賊蠻。你丈夫那家人說他親眼見，夫與淫婦死慘然。丟得奴家遭此難，還望恩人思憫憐。蒙恩領奴無依伴，願與恩人做了鬢。子芳聽罷，憂喜交集，遂與夥計說明。眾人勸子芳納之為妾，正格言有云：你不淫人婦，人不淫你妻。此話不題，且說子芳思鄉念切，將方氏託夥計佃房屋居住，自向荆州前行。至中途路上，有座腰店，子芳進店歇憩，見一面麻酒保將子芳定睛看了一會，叫道：夫君，你這兩年到那裡去了？子芳驚異不答。耿氏流涕說道：尊聲夫君，奴的主為何眼睛這朦朧。奴是你妻耿氏婦，自家妻子認不出。昔年娶個丁氏母，私通士美本姓都為妻。一時有錯誤，不該對你來說出。

帖字門上使悔悟幾乎害你命嗚呼不料賊兵來故土滿城人民遭殺戮駭得奴家慌無路。後園挖坑藏貨物。銀錢埋在枯井處。囑託李翁照房屋想我女流難出路。女穿男衣沿路途。四處不見我夫主。權當酒保好認夫。苦心幸得天不負。破鏡重圓樂何如。子芳聽了且悲且喜。又將避難揚州。棲身娶了都士美之妻。爲妾說知耿氏。耿氏聽得笑道。正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於是夫婦辭別店主。回荊州見了李翁。各將前事告知。李翁讚歎不已。卽到後園井中。取出銀兩貨物。依然如故。子芳與妻商議。想晚母做此不美之事。有何面目在此住居。不如收拾銀兩。向揚州去。便將房屋送與李翁。動用器具。分送左右親隣。竟搬入揚州。仍開雜貨舖。生意

興隆不題。且說耿氏方氏不分大小。和如姊妹。後來耿氏連生二子一女。方氏也生一女二男。俱皆聰明穎悟。克敦孝友。再說都勇。都義出征有功。一陞遊擊。一陞協台。進京面聖。路過揚州。子芳拜謝厚恩。設席款待。各敘寒暄。都勇二人各將一女。許子芳長子。次子厥後。子芳四子俱登高科。子芳耿氏壽九十。同日無病而終。可稱偕老。方氏持齋好善。亦九十八而終。所謂禍因惡積。福緣善慶。真不虛也。世之娶醜婦者。宜以子芳爲法焉。可。

還人頭愿

人生世上爲子者。固當孝順父母。以報養育之德。而爲父母者。亦宜教訓子孫。以盡慈愛之心。至若爲後母者。更要善撫前母之子。

庶幾無愧母儀亦可以慰夫心切勿溺愛已子刻薄前娘之兒倘存心若此後日必有慘報。眾位賢男淑女寬坐愚下試講一案與各台一聽。本朝道光年間四川永寧縣所管地方有一胡家庄之人姓胡名永成家累千金富蓋一鄉。父母去世得早幼聘妻子黃氏甚是賢淑年餘生一子取名文學。不料黃氏生子之後未及半年偶得一疾永成延醫調治厥疾不瘳臥牀數月氣息奄奄永成抱子依牀而坐黃氏攜手抹兒珠泪滾滾向夫囑曰詎胡郎夫你聽妻細把話講夫妻恩如魚水寔在難忘蒙夫君待為妻恩多義廣並未曾嫌賤我反目參商結絲羅歌好合琴瑟和暢寔指望永偕老地久天長皆因是我前生修積未高染疾病不能起久臥牙

床倘若妻身死丟夫世上九泉不隔陰陽怎能成雙更有件為

妻的難把心放賢妻有那些不放心呢為的是我文學小小兒郎離娘腹才

數月一歲未上無娘兒無人撫好不淒涼我死後討後妻別的不

講但望他待我兒存心慈良更有些表腸話欲待要講怎奈何咽

喉哽不能開喉○黃氏說到此間哽止不住傷心泪下氣

塞於胸一命而亡永成傷痛不已殞歿因子數月離娘日

夜啼哭無計可施只得央媒復娶李氏為室入門以來撫養前妻

之子耐耐煩煩如同已出撫到五六歲時節自己接續連生二子

一名文香一名文郎不覺漸漸有溺愛已子嫌賤前子之意衣食

等項俱有厚薄不同及至二子長到五六歲時文學已十二歲了

在本鄉苟先生青雲學堂攻書有三四年那李氏陡起狼心想道若大家務倘若把前子文學治死我二子多得一分家財田地豈不甚美於是私買毒藥只候文學回家毒死正所謂青皮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由自可最毒婦人心一日文學在學堂回家李氏即將毒藥放在茶內遞與文學文學接在手中見茶甚熱恐怕溜人放在棹上往外頑要去了誰知他夫胡永成走至堂前口渴至急見棹上有茶一碗不冷不熱端起哈了不上半時肚內疼痛得很一連昏死幾次幸人大毒小不然一定毒死無疑一家人見得永成痛苦死而復活猶如癲狂一班驚駭不已皆不知中毒之故只有李氏心內明白祇望毒死文學那知把丈夫淖得者般田

地癲癲狂狂如何得了心中想起又惡又恨若不治死這個雜種怎能消我心頭之恨又那們打個主意眉頭一縱計上心來哦有了想我娘家哥哥李大爲人奸猾詭計多端又會巫教端工極其高見有些法力不如假意請來與丈夫治癲狂病姊妹商量打主意豈不是好遂命長年賀二痞子將李端公請至家中延入密室治酒款待李氏言道誑李氏提壺把酒勸尊聲兄長聽妹言爲妹自幼蒙兄眷嫁到胡家樂清閒論到家財有萬貫一來不愁吃與穿丈夫未把妹輕賤膝下又生二外男恨的文學這一線聰明伶俐不等閑日後長大分家宴分去一股少幾千所以每每釘我眼時時磨悶在心間前日我把毒藥檢祇望毒死除禍端誰知天倉

還未滿。夫君悞把毒藥餐。幸喜淖得氣未斷。一時瘋來一時癲。求個良策脫冤牽。倘若治死除後患。三百銀子謝兄前。○李氏說到此間。倘若李大是個存天理有良心的人。說幾個因果報應。正言以阻之。方算正人君子。誰知李大平素專於害人。敲釘搥捶弄冤枉錢過日子。一聽見妹妹許謝銀子三百。滿身歡喜。說道歌聽妹言不由我。中心養養我。說道賢妹妹為的那椿為兒的生成來。機謀甚廣。論害人打主意。數我在行。只要說妹妹的謝禮不誑。定一個好妙計除脫禍殃。我妹夫得癲病精神恍恍。莫不是神降起癲。癲狂狂叫家人神龕上。把香裝上。有淨茶合淨酒。擺列中堂。在神前問一卦。毫髮不爽。或是凶。或是吉。便知端詳。我問卦你在傍。

聽我講說妹丈遇邪氣降禍非常。他當年城隍廟常來常往。想發財屢次的哀求城隍。倘後來發大財捷于影响。定還個人頭愿。輔德大王到如今許了神。神亦在望。不還愿一定是惱怒城隍。故降些邪魔鬼纏住不放。再不還定使你家敗人亡。妹妹你假意道虛我丈大當日許下這大愿星。這人頭愿從何處弄得來。我今以猪羊替代求神聖早降合同三卦。我又將卦兩搯又問嗎。今下民還此愿報答靈爽。即日裡在家中殺猪宰羊。若還得人頭愿三卦早降。這個卦又是個岔陰岔陽。打了幾卦為何光是順卦。我說震為長男。未必這愿定要他長男才還得下去。這三卦打不轉愿。勾不上卦爻。上定要他長子兒郎將長子對神殺愿星。酌償凶星退吉星。臨病體安康。菩薩討人頭愿。誰個敢鞏。又不得連累你。這個後娘你身子推乾淨。

明明亮亮外面人也不得說短道長。設這個牢籠計，大寶獻上與妹妹，拔去了後日禍殃。○李氏兄妹在席上商量定下此計，飲來飲去，酒已醉了。候晚間，問神打卦，不過問個過場，掩人耳目，不知他家有個丫環，名叫荷花，生得俊秀，甚是伶便，在廚房辦菜。與李氏房屋只隔一個壁子，他二人打的主意，荷花早已聽得。明明白白悄悄跑出，對文學說道：你後娘怎樣用毒藥誤毒了你的父親，又怎樣打主意害你如此如此，說了一番，快把學上切莫回來了。環說畢，文學聽得此言，嚇得魂飛魄散，速急收拾，走至學堂去了。李氏至夜間，與兄李大把卦問清白，擇定九月初八日還愿。至期李端公帶起徒弟法孫，揣起神案師刀，來至胡家寫起文書安排。

起鼓開壇，李氏卽命長年至學堂接文學回家敬神。長年走至學堂，向文學言道：你母親叫我來接你回去敬菩薩，快些收拾回去。文學一聽此言，大着一驚，暗想了環之言，果是真的。遂言道：你回去對媽說，先生不許我回來。正遇先生在旁聽見，遂叫文學至供棹前罵曰：詎胡文學小兒，曹好不聰敏，讀詩書，雖當要效法古人，融四歲能讓梨出於天性，香九齡能溫席，孝於雙親，聖賢書無非是孝弟爲本，難道你朝夕讀，毫不知情，父有病煎湯葯嘗，而後進不解帶在身邊服侍，慇懃有五倫合五常，諄諄教訓，未必你一概都置若罔聞，你父親在家中得了癩病，藥不效，又纔來禱告神靈，禳星斗解冤結，古有明証，能誠虔求神佑，方盡子心，你然何說謊。

話說我不肯一聽見不由我怒氣生噴教諭你為甚麼低頭不應
 如不然為師的就要動刑○苟先生將文學責罵一頓文學想道
 如不回去先生必然責罰如若回去又怕性命難保進退兩難暗
 暗悲傷好不悽慘只得勉強收拾書箱叫長年揹起補葢前走我
 辭別先生窗友就來長年去了文學來到先生席前跪地哭道
 未開言不由我珠泪下弔尊先生聽小徒細說根苗為人子方少
 時要盡孝道固不可輕父母忘了劬勞是的是嗎讀書人周皆因是
 親生母亡故得早娶後母待小徒視若草茅者就不是為晚母的
 道母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嗎生兄弟他把我不要緊要總想要把我命送入陰
 曹何以見得放毒藥在茶內我不知曉父悞吃得癩病纔有今朝

一計起二計生害心不了苦苦的將小徒治死不饒是者樣心也
 了環姐知此情悄悄相告他叫我在學堂莫回故郊說這回打主
 意凶禍不小我母親與舅爺安排籠牢他又打個甚麼主意說父許
 人頭愿殺我還了怕的是這性命不能脫逃噫豈有此理昔春秋
 以祭次雖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時宋襄公欲用鄒子
 用人乎其事即止今此下民焉有用人頭還愿之理望先生把
 小徒性命來保生啣環死結草報答恩高念在那師徒情早早來
 到打救我無娘兒性命一條若是真的自有為師前臨行時三叩
 首心如刀絞先生止不住傷心泪大放悲嚎○苟先生說道你不
 必啼哭前面回去我隨後就來文學辭別先生邊走邊哭捱捱打
 打走到屋邊聽見屋內大鑼大鼓水已請了正在劄竈回壇參聖

嚇得心驚膽戰，魂不附體，站到不敢進屋。他後娘李氏看見便笑，嬉嬉的接到說道：「誰一見我兒心歡喜，不由爲娘喜雙眉。今日命人來接你，爲的你父得病疾爲娘多時，就望起不見我兒心內急。兩個兄弟昧年紀，不會禮拜怎作揖，痛心兒要放乖些，快快到屋把茶吃歇了氣，就把澡洗，虔心虔意去作揖。那些端公在等你，滿堂香燭都點齊，刀頭煮得油剛剛。這場法事要緊的，還愿你父病體愈你的孝名算第一。」文學聽得母言戰戰兢兢，眼中只望先生來救李氏，叫去洗澡，不是端公難得等，叫丫環去拿新衣裳來，衫子褲子都換乾淨了。環一見暗怨大相公爲何來送死，又不敢說，斜起眼睛望着文學，好恨哪！將衣裳拿來轉至廚房，暗地啼哭。

去了文學見此情景，越發害怕，心如箭穿，只得將衣脫了，慢慢洗澡。澡捱倒候，先生好來救他，誰知他舅爺李端公帶起幾個徒弟，將門推開，手拿索子來套他。文學卽問舅爺爲何套我，李端公說：「你家請我還愿，要絢你去敬菩薩。文學又問母親爲甚麼要絢我去敬菩薩，李氏說道：「兒呀，這是你爹許的愿心，要你还得嗎？也怪不得爲娘的，只怪得你的爹。倘若不還，菩薩降禍，一家人都不得活了。但願菩薩領牲過後，將兒度上天堂，就成了仙，成了佛。這是兒的緣法好，輕容易遇得倒這個機會。文學聽了，駭得面如土色，暗想：先生這個時候未來，我乃籠內之雞，網內之魚，插翅難飛，只得勉強言道：「母、母親、舅爺，兒想跟爹爹還愿，是件好事，兒要

拜謝爹媽養育之恩，才去也可不消綯得，遂跪在地下哭道：「詭哭聲爹不由我，珠泪滾滾，哭聲媽死陰司，泪如雨淋，為甚麼我的媽早早喪命，劬勞德養，育恩未報毫分，只說是兒長大把孝來盡。又誰知爹受病，要還愿星，請一班好端公，高見得很，唱的唱，跳的跳，鑼鼓沉沉，請了水，割了灶，牒文上進，牛角叫，令牌响，就要領牲，掌壇司帶徒弟，將我捉定，不由我一霎時，嚇吊三魂，三花臉像小鬼凶惡更甚，小包頭是一個取命妖精，明明的在今日要我性命。那一個是我的救命恩人。○文學哭到此間，將胸膛幾捶氣死在地。那些端公將一個淨董董的娃娃，抬起出來，拿兩根板橙，在壇前，箱起將文學放在上面，兩手兩足，用鉄釘釘住，兩耳鑽眼，插起

蠟燭，背上鋪些錢紙，掌壇司提板唱道：「○鑼在响，鼓在身繞繞透天庭。上三教，李老君，齊赴雷壇作証盟。康王祖，斗姆神，將軍速降臨。有師祖，合師尊，飛雲打馬赴壇門。令牌响，鬼神驚，犧牲獻白一時辰。○那些端公正，在攔牲獻白，却說苟先生在學堂，見胡文學哭哭啼啼回去，心中不忍，將書急速點完，急往胡家打救文學，走在半路，隔胡家不遠，在張東主門外過身，張家正在接會眾客坐席，一眼看見先生過身，急請到屋，眾客讓先生上坐，主人提壺斟酒，一點都不出來，換瓶再酌，仍然不出，連斟數次，皆然。眾道：「這才奇怪，眾人酌時，都滿冬冬的，先生面前偏不出來，莫非有甚冤枉，先生大驚，對眾說道：『我學生胡文學，說他後母害他，要

殺他還人頭。愿我要去打救他。故而在這過身。眾人說道：「我們將才聽見他家在打鑼鼓。既有此事。且慢吃酒。我們陪先生一同前去看看。」一同下席齊走。來到胡家四門緊閉。長年在外言道：「要忌生人看端公的。都不許進去。」先生同眾人站在門口。只聽見內面鑼鼓齊鳴。牛角亂叫。急忙將門撞開。一湧進去。看見胡文學伏在兩根板橙上面。光董董的。將脚手用釘子釘住。兩膀兩耳插起香燭。錢子鋪在背上。像還紅猪解結一樣。有個端公拿起司刀。口裡好像忘八唸咒。有個包頭跪在地下。在唸領牲文書。掌壇司跪倒請神。下馬要合同三卦。荀先生大聲說道：「你們這些狂徒。好沒王法。不知死法。不怕利害。把人殺了。拿來還愿。把人性命來做頑耍。」

不知人命關天。你們好大毒氣。上前把文學一抹。橫身冰冷手足僵硬。搗手往鼻子一探。尚有微微氣息。幸而未死。急同眾人將釘子抽脫。先生抱在懷中。喊了幾聲。不見答應。遂哭道：「謳抱文學。泪如雨。親顆珠泪腮邊滴。可憐你。昧年紀。聰明伶俐。誰能及。到今日。只口氣令人心。中好慘悽。泪兩行。難休息。滾滾胸膈濕透衣。光董董。眼睛閉。兩手兩脚血淋漓。悔不該把酒吃。險些誤你命歸西。幸喜得未斷氣。不然師徒兩分離。恨端公。牛下的。狠心狗肺披人皮。哄人錢。到香案。把人性命當兒戲。這慘情。苦難比。口叫皇天訴啼泣。這都是你後娘。設的毒計來害你。又說道：「天網密。報應不差分與厘。事到此。無別的一同報官訴冤屈。」○李端公見得如此。歇壇

對眾人說道：我藝術淺薄，又是那廟裡的菩薩，不請不降，縱有情弊，不關我事。如同船上水手，聽鼓下撓，二則是他情願行孝，殺身救父，以報親恩；昔曹安殺子，郭巨埋兒，也無非是盡孝。難道你先生教書，就不知道嗎？三則之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這也是他甘願，並無強逼。又來勸他，未必你師徒之情，比他父子之恩還厚些不成？你何做起那個樣子，哭哭啼啼，正是貓兒哭老鼠，假那一慈悲哩！你就報官，未必還連累我們了嗎？你不過想敲個釘錘，弄幾串錢用，到不如和我們吃點肉，哈幾盃酒去算了。苟先生說道：你在打糊說放狗屁，你們這些巫司邪說妖言，惑眾騙哄銀錢，自古道：跟好人學好人，跟端公扛假神，從來只有

猪羊還愿，未見像你們拿人還愿，你還說得像牛欄裡閩貓兒鬆活得很，眾位拿索子來，一齊綯起，同去見官，說個道理。李氏聽見外面吵鬧，出來說道：「詭苟先生與眾人來到我家，為何情在學堂教學生，然何扯淡上我門？他父親許愿星，癲癲狂狂，不安寧，他喜歡把愿還，殺身救父，表孝行。在我家鬧沉沉，道場繳了十串零，抱起走，不能行，包我一家都清平。不過是要學金，上學不讀有規程，有眾位是鄉鄰，不必齊來打和聲。道場散，都有請，請在我家飲盃巡餉。若是不准情，道場要賠誰認承？」眾人答道：事大事小，見官就賠你的。若是我們道理輸了，道場就是嘞。這樣說，賠得成，只要你們講得贏。我們把文學指進見先生，措起行，舅爺快趕到槽門，趕轉來，再議論，搞出大事了不成。○

長年說先生同眾人指起娃娃去了多遠趕不到了李端公同徒弟嚇得汗流滿面啞口無言半响說道搞濫了如何是好分咐徒弟收了神案等我們打個主意看他把我們怎樣奈何苟先生同眾人走攏永寧縣進了衙門擊了堂鼓太爺即坐大堂見眾人指一個光董董的孩子跪在大堂之上太爺問道你們有何冤枉從寔訴來苟青雲訴道誣太爺在上容我稟小的姓苟名青雲自幼在家讀孔聖未能上達跳龍門家貧鄉間把蒙訓盡心教學不誤人你既在鄉間教學為何同眾人指個光董董死娃兒在此喊冤叫屈嘞太爺呀胡家學生人聰俊名叫文學小姣生親生母死他不幸後娘李氏像妖精溺愛己子太過分獨獨刻苦他一人頭次用葯毒他命茶內放葯幸未吞未曾吃葯也是

枉用 他父誤把茶吞進渾得癡狂不像人賦反轉把丈夫又渾

知李氏很大甚一計不了二計生娘家哥哥是痞棍名叫李大好

刁民是個刁民犯在本縣手裡定不饒他又會巫教鄉裡混每日講鬼又道神兄妹

又把毒計定治死文學才遂心他又定個甚麼主意嘞往下說來說他父許一愿

星長子人頭還得成未必還許個人頭愿這稀奇了環荷花通音信文學方才

得知情約定本月初八夜送他性命入幽冥文學學堂對我論方

才打救出火坑青天太爺如明鏡請把傷痕驗分明○太爺聽畢

下堂同刑房伴作驗明傷痕果然寔情即差張太李發速將毒婦

李氏及李端公一千人犯拿齊到案忽然文學在大堂甦醒睜眼

哭曰誣時才問睜開了朦朧雙眼又不知是陽間還是陰間方才

將鬼門關，打個回轉，賢母親同舅爺，還要恩寬，還愿信，要把我腦壳來砍。念在兒今年內，才滿童冠，猛抬頭，見先生一旁立站，上坐的好像是一位官員，未必是在陰曹閻君坐殿，看兩旁又未見小兒判官。我母親陰魂來，見兒一面帶兒去，森羅殿，哭訴含冤。苟青文學呀，為師救你的性命，今指你在太爺大堂上伸冤來了嗎？聽師言，方才知脫了大難，猶如那撥雲霧，見了青天。大老爺清如水，無私鏡面，子而孫一個個身列朝班。○太爺一見此情，亦側然傷心，分咐眾人下去，將此子好好調養，候人犯齊了，審訊確寔，照例究辦，決不姑寬。却說張太李發，奉票下鄉，將李氏與李端公及一切徒弟一夥人犯，鎖押赴縣。太爺陞堂，遂問李氏你為母的，待前娘之子，理應與己子一樣，方為

賢淑，為何存心刻薄，設計謀害，好好從寔招來，免動大刑。李氏說：太爺在上，容小女子訴來。謳小女子自幼兒存心和暢，敬丈夫，待孩兒，慈惠溫良，到胡家文學兒一歲未上，撫養到十二歲，攻書學堂，我待他三弟兄都是一樣，並未存刻苦他，兩樣心腸。為甚麼你來還愿，是何緣故？太爺呀，這是他父親許的，不與小女子相干嗎？他父親害了病，牙床之上說甚話，討舊愿，難以想方文學兒，願捨命，把愿酬償，要學那救父的打虎楊香。噫，他既願捨命救父，何得不錠住，他護痛，怕有些孽，不過是一時間做的過場。太爺當時拍案大怒，罵道：這箇毒婦，一張利我撈起來，愁你不招。李氏被撈子一催，痛得昏死。太爺呀，頭一次幾次方才醒轉來，大叫道：太爺鬆刑小女子，願招。太爺說：頭一次是你自己打用毒藥，是我心想的，主意你還會用藥嗎？很不彙。二一回人頭愿。

還人頭愿

哥哥主張太爺說道二一回是你兩兄妹是在商這是我真口供

並無虛誑我哥哥害了我怎樣下場苦哀求大老爺要開法網恕

小女是初犯下次純良○太爺又問李大你妹妹存心狠毒要害

前娘兒子就該直言勸阻才是道理為何你反黨惡為非替人設

謀用此毒計殺子還愿害人性命今在本縣堂上有何話說李端

公見他妹妹滿口招認只是磕頭口說該死求太爺施恩下次不

敢亂爲了太爺問畢刑房掛了口供分附收監詳文上司候文定

奪上司見此奇案隨文轉來要人犯齊解上省清供時審訊不虛

下批到縣命將李氏以毒夫謀子凌遲處死主謀李大斬首示眾

其有巫覡五人不辨邪正附和趨承明害良善均擬烟障充軍了

壞荷花存心正大並不阿諛逢迎可謂賢女飭令縣官作仗與胡

文學配合伉儷荷青雲訓導有方仗義救徒表奏朝廷恩賜孝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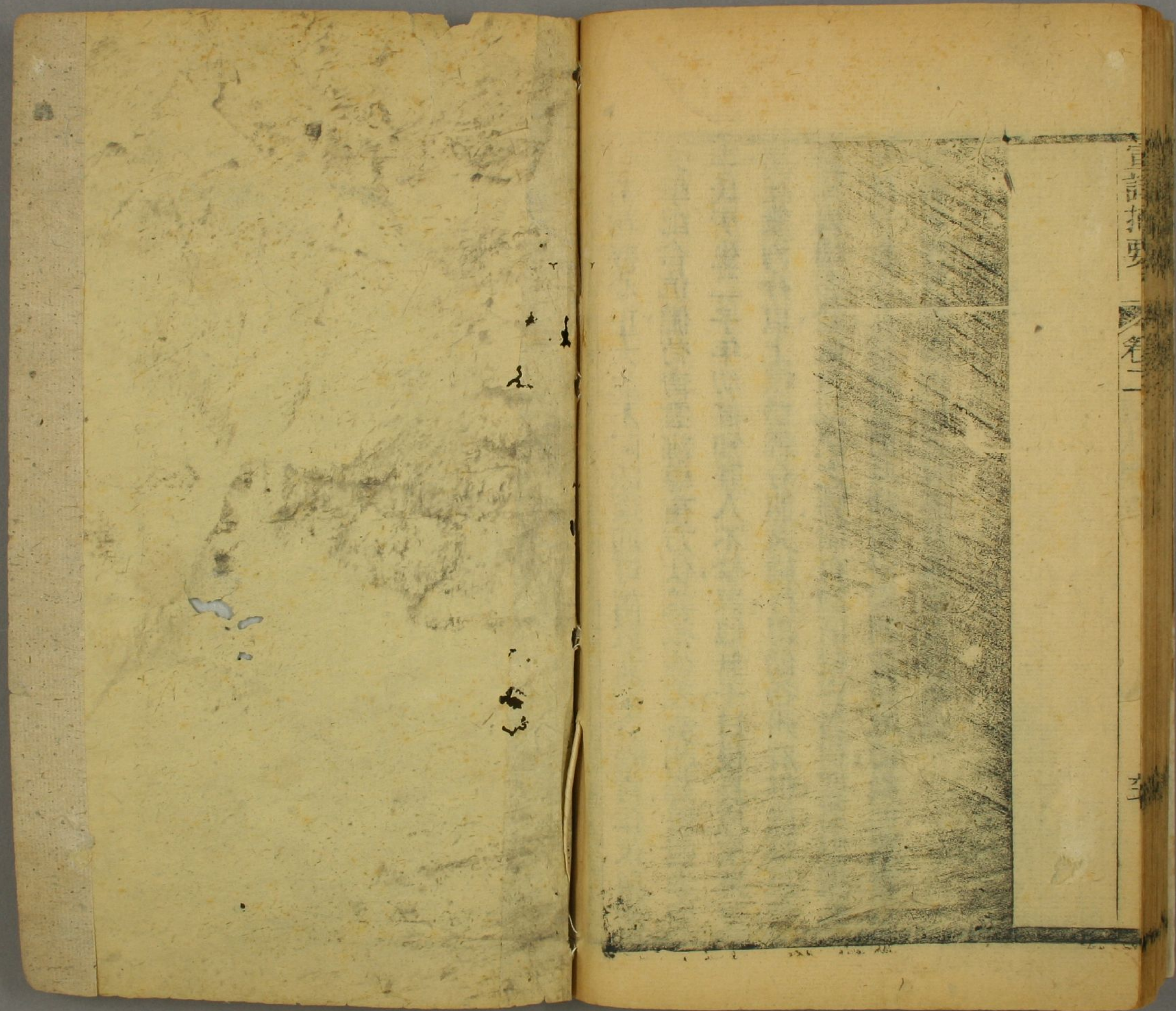
李氏所生二子年幼無知罪人不孥與他無干日後長成家業田

產三股均分以上俱飭縣令照文施行再飭各州府縣嚴革巫教

以除異端邪說亂世誣民之弊倘有隱匿縱容者同罪各縣遵扎

嚴革合縣人民歌聲載道共稱栴楊雨潤肺石風清從此案看吾

願世人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可也



宣
言
抄
要
卷
一

三

